

# 基本群像

井岩盾著



文學戰線創作叢書



北京書店印行

上海總工會		青島圖書館	
青島工人俱樂部		編號	
身類	編	號	
713.5	5527.1		
登記號	172		

書本能回答  
你的問題

# 基 本 群 衆

井 岩 盾 著

實現無產階級人  
的基礎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00 2299B

東 北 書 店 印 行

~~1656561~~

---

## 基本群衆

1949.4.初版

著者 井 岩 盾
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

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

---

總店 瀋陽馬路灣

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牡丹江 佳木斯  
吉林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瓦房店 大連

---

哈. 7000

# 目 錄

基本群眾·····	一
後五道木事件的教訓·····	九
打回鷲鷺樹·····	一九
陪月工伸冤記·····	二六
在包圍中·····	四九
平安家信·····	六一

005451

## 基本群眾

### ——昌圖紀事

當李樹森發現敵人上來的時候，情形已經萬分危急了。他正揣想着今天的大會，低着頭往街上走，剛出大門，一眼望不到頭的馬隊，便流水般的順着大道奔向這屯子來了，他還以為是縣大隊哩，仔細一瞅，什麼便都已清清楚楚的，甚至穿黑衣裳的胳膊上，繫的白胳膊箍！

沒有問題，這群死對頭，是奔今天的僱貧農大會來了。這裏是前綫地區，往東十幾里，便是敵人盤踞的昌圖城。這是秋季攻勢以後的時候，昌圖城一帶正是鋸口。昌圖縣的這二百多個地主武裝，就在這一帶進進出出，摧殘群眾，屠殺幹部。所以，這一帶地方不但和根據地裏不一樣，就和往西往北幾里路的地方都不一樣，就像召集今天這樣一個大會，都費很費周折的。他們在這一帶活動了十幾天，群眾總是支支吾吾的，開會召集不到人，後來實行開倉濟貧的辦法：誰來給誰分糧，這樣，第一天來了十幾個人，第二天來了二十幾個人，第三天就來了五十幾個人。每次每個人來，都借走一斗二斗糧食。當群眾第三天到來的時候，唧唧嘈嘈，才不像前兩天那麼沉默了。工作隊一鼓動，群眾說：

左六是那麽大點事了，幹就幹了吧！把自己屯的窮哥們都找來，開個僱貧農大會，合計合計怎麼幹法，大夥都很贊成，關於會在那裏開，意見可就不一致了。有人主張在興隆峪，說那裏地勢好，有人不贊成，有人主張在五門高家，說那裏寬敞，也有人贊成，研究了半天，才慎重決定在老房身；中心問題，就是大夥怕這夥中央胡子在開大會的時候找上門來，而現在，——看，雜色衣裳白胳膊箍，不是他們又是誰！

這天一清早，李樹森便來到了老房身，等候來開會的人，爲了動員的人更多些，昨天，當來領糧的人散去的時候，他便把本組的同志和他們一起分散到各屯去了。昨天晚上，他和城關區的人們住在一起，城關區的人們要趁夜間到城裏去一趟，偵察敵情，他和他們約定好，如果發現了敵人，來不及互相通知的話，便以三槍爲令，早晨，他們還沒回來，他便到大房身來了。他很就心今天的大會：第一就心沒人來，第二就心敵人來，他來到老朱家大院裏（會場）看了看，一個人坐不住，有些心焦，因此便到街上張望來了。

他剛出大門，抬頭一望，敵人流水般的奔向這屯子來，已經離得不過里把路了。老房身這個屯子的地勢，背後是條高崗，東面是道深溝，只有南面是開闢地，但是，不管平地高地深溝，到處都是沒膝深的大雪窩，西面是出口，而敵人，就奔這個出口來了。

如果工作組同志全在的話，三五條槍可以守大院，現在却只是他一個人；如果發現敵人早的話，可以騎馬跑掉，現在，……他馬也沒得牽，拔腿便往西跑，其實，這又何嘗是辦法？這一切，他連想都沒來得及想，情形的確是萬分危急了。

當他跑到接近西頭出口的時候，敵人已經離得頂多不過半里遠了，這樣的距離，在屯子外面的雪地上，一隻狐狸跑過，也能看得清楚的！——不知怎麼的，他站住了。

冷丁，他想起了昨天晚上和城關區同志們的約會，舉起槍來，往高處打了三槍，槍一響，那馬隊東西散開，扇面陣勢兜了上來。

他彷彿有些暈的感覺，舉目四觀，離開幾十步遠，往南去的大道東邊，有兩座孤零零的小房，他便向那小房奔去。

他三脚兩步跑到門前，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把門推開，屋裏是南北炕，炕上坐的是兩個婦女和一個男子，急急忙忙對他們說道：

「敵人進屯了，你們得給我出個章程！」

他一進門，屋裏的人們便嚇呆了，女的也說「這怎整」，男的也說「這怎整」，大家全都慌做了一團。李樹森催促道：

「快點，快點，敵人進屯了。」

一個婦女急忙把櫃揭開，——她忘記了櫃裏裝着糧食。男的去拔鍋，李樹森制止了他，男的勸他脫軍衣，李樹森堅決拒絕了。男的又說：

「再不，你把槍給我，我給你藏起來。」慌慌忙忙伸手去拿他的槍，李樹森一把把他推了個踉蹌個子，說道：

「說什麼吧，槍我算不能捨！」

兩個婦女在一邊急得撻手蹶腳，李樹森看了看，手心大的房子，實在沒法藏掖，一手捏槍，就往外走。

窗跟前是個小醬欄子，接着上屋的西頭有兩間西下屋，是破房框子了，裏面堆着些秫秸，心裏雖然突突跳，一切却是看得清楚，彎腰跨過醬欄，走進下屋，揭開秫秸，抱着大槍就順牆根躺倒了。

躺倒之後，一切寂然。他恨恨的想道：

「雜種，不來便罷，要來得我先放倒兩個，想抓活的?!」

他聽得街裏起了一陣槍聲，隨後，就又沒有動靜。他躺着，心慢慢鎮定下來了。忽然覺得頭上吹來一股冷風，扭轉頭，原來在他枕着的地方，牆上有個圓洞，正對敵人來的大道。

他躺着，躺了很久，是兩點鐘還是三點鐘，他無法判斷，只覺得是很久很久了，緊握着槍等候敵人來，可是一點動靜也沒有，他開始不耐煩起來了。他躺着，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一條金黃色的光亮，是太陽從圓洞裏照進來了。他想：「晌午歪了，看樣子，不到天黑我是出不去的。」把眼睛盯着太陽死瞅，太陽一動也不動，他有點納悶了：「開會的時候，老怕天黑，怕宅天黑宅就黑了，今天的太陽是怎麼回事？」他想到本組的其他同志，又想了昨晚進城偵察敵情的城關區的同志，不知道那些人是否安全，是否碰上了敵人，心裏是一團懊糟，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，却不甚介意了。

慢慢的，他生起了一種出去看看的慾望，這慾望，越來越強烈，實在有點按捺不住，在這時，聽得一陣馬蹄聲響，打洞裏往外一瞅，是敵人，打街裏出來，順着大道往南去了，都把嚼扯子套在胳膊彎上，袖了手，一步一步慢慢走。頭前舉着一桿大旗，真彷彿打了個大勝仗的樣子，眼睜看着敵人這



股威風，他心裏真是着火一般。敵人過去，他也沒管它走乾淨沒走乾淨，便爬出來，走進屋裏去了。屋裏的人，那男的不在，只剩了兩個女的，當門站着二位老太太，夾着個小包，慌里慌張，像被人追着無處躲藏一樣。一看見他進來，便指着他問屋裏的兩個婦女：

「他是誰呀？」

兩個婦女着急的說：

「哎呀，小聲點吧，他是八路軍！」

老太太慌亂說：

「啊，你是八路軍，快藏起來吧，後街還沒走淨，挨門挨戶找窮頭哪！」

這回，他剛剛躺下來，便聽得一個人輕手輕腳走過來，把秫秸壓了壓，一會，又趕了隻小豬到房框子裏來，小豬哼哼的哄着牆根，弄得秫秸嘩嘩的響，一會，幾隻鷄也飛來落在秫秸上了，是牠們自己飛來，還是像豬一樣被人趕來的呢？李樹森不知道。總之，豬哼哼，鷄咕咕，真像這裏沒藏着人似的，李樹森心裏禁不住樂起來了。他猛的想起來，他看見過的一齣戲，戲名叫「鎖着的箱子」，叙述一個婦女怎樣在敵人的刺刀逼迫下，掩藏一個八路軍的故事。他心裏笑道：「那時不信，現在自己親身演一齣了。」

他正頗有趣味的想着，有幾個人亂嘈嘈的從房後走來，其中一個喊道：

「你們得了什麼呀？」

是敵人搜索來了。他握緊了槍。又聽得遠處一個應道：

「就得了一匹馬，幾床被，白跑一趟！」

這幾個，一邊走一邊嚷。

「他媽巴子，這老娘們，一露頭轉身就跑，叫我叭叭就是兩槍。」

吵着嚷着進了院子，經過他藏的地方往上屋去了，劈哩拍拉一陣門響，接着便是吼叫：

「淨他媽的八路腦瓜！鞏種操的，不說，翻出來都把你們扣了。」

隨着是一陣哀求和辯解的聲音，聽不清楚，過了一會，一個婦女高聲說道：

「你不用看，沒好物件，那櫃裏是黃豆！」

幾個人罵罵唧唧從屋裏出來，走了。吵嚷聲音漸遠，李樹森鬆了一大口氣。一會，一個聲音在外

邊問道：

「你還在哪。」

聲音很小，是個婦女。他應道：

「在哪。」

外面的聲音又道：

「在裏面好好呆着，別着急，走淨了給你信。」

一直等得很久，太陽快壓樹梢了，才又走來了一個人，脚步很重，來到跟前，粗聲粗氣的招呼：

「大哥，你還在裏邊，他們走了，你快出來吧。」

沒等李樹森回答，他便彎腰去揭秫秸，但他揭的不是地方，李樹森順着牆根鑽出來了。他看見，

在他面前站着的，是個二十來歲，笨手笨腳，滿臉烏黑的莊稼人，只感覺面熟，可一時想不起來在那裏見過，便問道：

「你貴姓？」

那人道：

「別問貴姓了，反正是窮人，他們走了，你快走吧。我姓王，叫王福。大哥，你瞅，屯東頭，那不是溝子？裏邊淨樹，溝子裏有毛道，順着溝子一直往北，就是奔卡婁的大路。」

王福！李樹森想起來了，第二天放糧的時候，是有一個叫王福的來領糧，僱農還是貧農呢？却一時想不起來了。他順着王福手指的方向，扯開大步便走。剛走出幾步，便聽得王福罵他媳婦：

「……敵人走了，你爲什麼不告訴大哥，叫他快走？」

他媳婦辯解：

「誰知道走乾淨沒走乾淨，沒走乾淨怎整？」

李樹森回轉身來勸道：

「保存我，你們擔險，有話以後說。」

王福道：

「好好好，大哥你快走，南邊槍響，八成打上了，哥倆改日見。」

李樹森走出很遠，回頭看時，王福倆口子還站在門口，目送着他。過了幾天，李樹森又到老房身屯來了，才知道那天他藏在王福家裏，並不是絕對的秘密，王福在後街，便有人悄悄對他說了，所以

敵人走後，他趕快跑回家送信。敵人拷問群眾，用馬鞭打的滿臉流血，可是誰也沒說，雖然有李樹森騎的馬做爲證據。那天來開會的外屯的催貧農，來的早的正碰上敵人進街，敵人從他們腰裏搜出了小飯碗，用木棒敲他們的腦袋……

那天，敵人真碰上了我們的縣大隊，勝利的消息早在這帶傳開了，其中還有國民黨一個正規連呢。

一九四八年二月於長嶺縣

## 後五道木事件的教訓

### 一、一段介紹

在通遼縣，後五道木原是個著名的模範村，但是，在敵情變化的前夜，村基幹隊發生了嚴重的叛變，兩個最出色的積極份子被屠殺。

村子裏原有一批帶流氓氣質的人物，他們吸鴉片、偷東西、賭博、嫖女人。他們是窮人之上富人之下的『光棍』，本地話叫做『屯不錯』。村裏居民大體上東頭是坐地戶，多半自己種地或者招青，西頭是外來戶，多半是僱農。在偽滿時代，村裏有一種隱蔽着的階級鬥爭，那就是在選甲長的問題上，西頭的人們要選比較照顧窮人的趙華風，東頭以董萬義、邊廣德等大戶為首要選智廣謀多的侯潤芝，得到勝利的，當然是侯潤芝。

9  
這村子一百八十四戶人家，除了三家中小地主和一兩家富農之外，所謂大戶，就是一些佃富和佃中農了，土地多為官產和遠地主土地。大多數人們連毛驢也買不起，只得『榜青』。

## 二、假農會的成立和真積極份子的出現

二月上邊派了工作隊來，向群眾宣傳成立農會，召開群眾大會進行選舉的時候，誰都不敢出頭，村子裏有一個劉秉中，係破落商人的子弟，能說會道，寫算皆通，當過二年半「國兵」之後，又在鄰村擔任「青年訓練」隊長，大家拍巴掌，就把他選上了。村長選了佃富農董作賓，佃甲長侯潤芝的兒子侯惠方當上了民教委員，自衛隊長是劉秉中的好朋友楊廷棟，侯潤芝也就常來常往的在村公所辦事。工作隊在這裏，給八家佃富農退了租，因破壞官產罰了邊廣德一萬元修理了學校。臨走浴席歡送，飲酒中間，侯惠方他們提議拜把子，區上派來接受工作的陶玉山同志認爲這也是接近群眾的一個步驟，就同意了，此外參加的，即是劉秉中、董墨學、楊廷棟等人。

清算運動開始，群眾，尤其是西頭的群眾提出要求清算佃甲長侯潤芝的貪污，陶玉山當主席，礙於情面，宣佈了開會意義之後，就沒再說話，任憑侯潤芝發威，會場裏經過一陣亂噪之後，許多人知難而退了，劉秉中又在一旁發話道：「沒有理由，誰叫你們鬥？」只有西頭的農會小組長寶祐領導他那小組的人據理力爭，未被嚇倒，侯潤芝只得認倒一部份贓物。

寶祐，原籍冀東盧龍縣人，是個才搬來三年的榜青戶，在家的時候，便知道共產黨對窮人的好處，八路軍來到通遼城的那天，他便給姨夫陳殿相說道：「這回可露出天邊來啦，咱爺們也得幫八路做些事情。」陳殿相是和寶祐一起搬來的，一個非常豪情的莊稼漢。

劉秉中當會長，頭一回便把群眾鬥爭包雲龍（富農）得來的八千元，和幾個相近的農會委員私分

了，區農會發覺了，他却威嚇寶祐說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八路軍的特務，村裏事都報告區上！」寶祐道：「你當會長，有威風儘管擺吧。」

### 三、寶祐和走狗劉秉中的一場惡鬥

時間過去了兩個月，村中還是原來的樣子。

四月，通遼動員民夫擔架，劉秉中造謠說，城裏的八路軍跑光啦，群眾恐慌都不敢去，採取了抽籤的辦法，誰抽着誰去，二百元一天，地主和富農負擔工錢。回來要工錢的時候，大戶變了心思，劉秉中說，地一半戶口一半的攤派，寶祐、陳殿相（自衛隊中隊長）質問劉秉中道：「你爲什麼偏向有錢人？農會是誰的？」爭了一頓沒解決問題，就到區上去討論，區上來信指示有地出錢，劉秉中還不接受區上的指示，寶祐道：「你這樣辦，我不拿，不光我不拿，就連我那組都不拿！」寶祐還挨門逐戶，搜集農會會員們的意見，會員們簽名蓋章，堅決反對，晚上，劉秉中帶話給寶祐，叫他到東頭開會，劉秉中就叫楊廷棟帶了十多個打更的把寶祐押起來。並且揚言說：「東頭的要三十家才能保，西頭的一百家也不行。」第二天劉秉中向寶祐說道：「你不是有事到區上討論嗎？走，到區上去！」臨行，隣居蘇文向寶祐說道：「兄弟，遇事小心，人家那頭要釘死你！說你破壞……」。到了區上，劉秉中說寶祐是流氓：「寶祐不但說明了這次鬥爭的原因，而且揭出他造謠的事，證得他無法抵賴，區農會韓主任就把劉秉中扣起來了。」

在他們到區上去的時候，楊廷棟、侯惠方他們就在家裏開秘密會，說是劉秉中被扣，大家都去

保，寶祐被扣，就說他被壞農會，當過胡子，釘死他！劉秉中被扣後，楊廷棟招集農會會員說道：『咱們的會長被扣了，於咱大家都不光彩，我們大家都應該去保。』誰敢說不去呢？一去就去了好幾十人，韓主任問衆人：『劉秉中又貪污你們的錢，又造謠又給你們派款，你們爲什麼要保他呢？』衆人看我，我看你沒有話說，隨後，侯惠方又帶來一群小學生，進門就下了跪，也沒有成功。楊廷棟覺得在這裏吃不開了，便去參加了縣大隊（情況緊張時逃跑了），新選的自衛隊長董墨學當過國兵，也是劉秉中的把兄弟。

#### 四、『再不翻身等什麼時候！』

劉秉中被押，寶祐就領着幹起來了，第一件事情，便是清算僞甲長侯潤芝，他向群衆宣傳道：『我們快絕種啦，沒吃沒穿，死了老人沒地方埋，埋在荒土裏，一場大風就吹走了，插香燒紙都不到墳塋，年青人沒錢說媳婦，再不翻身到什麼時候！』這次鬥爭得到了勝利，群衆興奮起來，便進分地分房子，別人不敢住李老九的房子，寶祐自己先搬進去（在整個鬥爭裏，這就是他接受的全部東西）。

就這樣，宣佈了官產地和地主土地歸農會，因怕誤播種時令，就根據農會小組劃成大塊，組織搶種，又因各戶都缺乏糧種，發動了借糧，借牲口，地主逃跑，剩下的只有佃農了，於是鬥爭就轉向了這些人，會員們提着漿糊拿着封條，誰不借就封誰的門。有一個叫戴老臭的，拒絕借糧，劉秉中的把兄弟計鳳岐，據說從前當過胡子，此刻是自衛隊班長，就把他按在地上拖，還要動手打，被寶祐勸住



了。征服戴老臭之後，其餘的就自動承認了。

經過這一時期的工作，雖然包含了錯誤，群眾總算睜開了眼睛，要選竇祐當會長。

### 五、一錯再錯，惹下大禍！

正在開大會進行選舉的時候，劉秉中回來了，懷裏揣着區長的親筆信。信上說：「他已承認了自己的錯誤，可仍叫他當會長。」主持會議的區農會幹部谷玉英問大家同意不同意，雖只有十來人應聲，也算通過了，又問：副會長選誰？大家齊聲道：「竇祐！」

竇祐說：「我不行。」

大家說：「你不行誰行！」

劉秉中站起來說道：「過去我給大家丟了點臉，好比屋子裏有灰塵，我和竇祐的鬥爭打掃了灰塵，掃乾淨了。我帶大家喊幾句口號：擁護副會長！請副會長給我們講話！」

竇祐只得站起來說話，他說：「我們借的糧沒送到的，大家通知他送到，等咱們再到門上去要，就不好看了。」此外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經過這場風波之後，劉秉中確是不同以前了，事事聽從竇祐，新書新報不斷的看，給農會會員們講翻身的道理，呱呱叫，又要求加入共產黨，區上認為他是「真的『轉變』」了！竇祐心裏可是一團疙疸，幾次辭職都不准，五月作破路工作，由於他和陳殿相的領導，後五道木又受了褒獎，上級又號召安心工作，他才下了決心幹，他首先着手整頓農會，把十多鴉片鬼都清洗出去了，怕國特放毒，又在

村裏建立了看井制度，上級號召成立基幹武裝，派人來幫助成立了模範班。寶祐的母親總疑心劉秉中，時常勸寶祐，小心被害（寶祐的哥哥也是被害死的）。寶祐只好安慰她道：「媽呀，就是你心眼多，我們一起辦事，他們就下得了毒手嗎？」又說：「我就是爲革命死了，也是光榮的。」

## 六、劉秉中與『模範班』

模範班是自動報名組織起來的，三十六個人當中，有三個國兵，三個在日本種馬場幹過事，常常欺老百姓的，一個給日本人當過電話生的，此外一些愛嫖慣賭的份子也混在裏面，模範班的班長劉萬庫是風吹兩面倒的人，有幫助董作賓隱瞞槍枝嫌疑，也未深究，這些人是否真正可靠，區上曾討論過，最後認爲這些人既都是窮人，就不會發生大問題，尤其是國兵，槍打得好，不要可惜。

模範班成立之後，劉秉中就帶了這幫子人天天出操唱歌，很是神氣。佃富農李永庫和一個叫花老李的婦女有關係，模範班就把李抓到去又吊又打，罰他一隻騾子一隻驢，戴了紙帽游街，群眾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是爭風吃醋，因爲模範班有不少和這婦女有勾扯的。他們夜裏在一起睡覺，外邊叫自衛隊打更。這樣的模範班，日子一久，老實一點的就不願幹了。

村裏已經過兩次借款借糧，鬥爭了十五次，實在找不到對象了。只要模範班有人在外村誰家扛過活，大家便去外屯去鬥，模範班有禁閉室，二十多天當中，鬥爭過十二次，押過三十三個人。這樣一來，後五道木就出名了。

## 七、『模範』是這樣得來的

七、七紀念日，通遼城舉行全縣自衛隊大檢閱，模範班、自衛隊、兒童團、婦女會，一齊整隊前往，劉秉中指揮，模範班一色白白衣褲白頭巾白腿帶，土砲了結着鮮紅的纓頭，步伐整齊，走在最前列，自衛隊的紅纓槍亮得耀目，人人讚嘆，正在宅博得廣大入群喝采的當兒，寶利營子的隊伍來了，不但一樣整齊，且有洋鼓洋號作先導，後五道木的隊伍馬上顯得遜色了些，主席團上就把已經給它評定了的『三十分』（這是最高的標準）改爲二十八分，劉秉中急了，喝道：

『後五道木的站出來！』

模範班三十六個青壯年一個箭步似的出來了，各式的操演之後，他又指揮全村唱歌，聲音整齊宏亮，這一來主席團上又把二十八分改做了『三十分』，送給他們一面錦旗，一枝步槍，宣佈它是全區第一個模範村，於是後五道木就更加著名了。

寶祐和陳殿相不會操演，給模範班挑水喝。

七、七檢閱之後，爲了充實模範班的武裝，又向佃富佃中農們借款買槍，一共買了三枝土砲，八一五紀念日，區上又獎勵步槍和手榴彈。領導上認爲這是一個可靠的村子，後來又送槍給他們，最後，步槍增加到十一枝。

村裏就又開翻身會，殺了好幾口肥豬，佃富農和中農們，都給農會送翻身禮，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坐席吃肉，鑼鼓喧天。

模範班天天操演，口令歌聲，不絕於耳。至於土地問題，則僅僅畫成了圖樣，放在農會抽屜裏。

## 八、叛變

九月十四號晚上，劉秉中領導模範班的十九人實行了蓄意已久的叛變。

叛變的主要角色是：劉秉中、郝顯文（董作賓之後的村長）、劉萬庫、董墨學，當過偽警長的董必學、和邊廣德的弟弟等。

詳情是這樣的：

劉秉中他們聽到敵情緊張的風聲，便在邊廣德家開了個會，決定殺死竇祐和陳殿相，拉出去當胡子，夜間臨走時，竇陳二人就被他們設法調開一個一個的捆了起來，這時候潤芝也露了面，笑道：「要了你們爺倆的命，省得你們再清算我。」於是，他們便被亂槍打死了。

## 九、一筆總賬

究竟後五道木的群眾得到多少實際利益？讓我們來總結一下：一，土地未得到手。二，糧食每戶得到一石三，七戶孤寡共多得一三石。房屋除竇祐和陳殿相外均如舊。四，牲口三十一頭，款項十七萬五千，大車三輛，布三疋，除全村共同吃了幾口豬之外，做了下列開支：一、給誤工的農會幹部補工錢。二、農會幹部和模範班做衣裳。三、模範班外出十二次鬥爭的路費。四、模範班支差費。

事變時，僅剩下了四頭毛驢，一頭牛，和一萬多元，這一萬多元還被劉秉中他們帶跑了。

群眾說道：「借糧，借款，那怕我們得着一元五角也好，光叫我們跑腿了。」  
(註)買槍借款，不在此內。

## 十、血的教訓

後五道木是著名的，而它的事變却應該更著名！它苦痛的深刻的教訓了我們：

第一、反動地主、敵偽殘餘的根子很深，而且狡猾毒辣。如果我們警惕性不高，麻痺，就要吃虧。後五道木的侯潤芝，看來是被打倒了，實際上它却利用了他的走狗劉秉中、郝顯文、楊廷棟、董墨學鞏組織假農會，掌握武裝，等待時機，一旦得勢，便毫不遮蓋的露出喝血的本色。此外，他還會用「交情」麻醉我們的同志，會製造民意反坐誣賴，借刀殺人。

第二、必須堅決的依靠群眾，樹立他們的絕對優勢，尤其是掌握武裝，所謂「基本群眾」，它的條件，不僅是一個「窮」字，劉秉中、楊廷棟之類也是「窮」人，但由於他們流氓根性，本質上已經變成反動地主的走狗，千方百計瓦解革命陣營，篡取革命果實，對於這些壞蛋，必須堅決的澈底清洗，不要畏縮，不要姑惜。不然將貽害無窮。所謂「基本群眾」，一般說來，不是那些能說會道，寫算皆通，慣騎善射，會喊口令，阿諛買好的人，而是那些純樸、善良，「一腦瓜壟溝」的莊稼漢。他們才堅決可靠，不會欺騙投機，殺人叛變。

第三、工作目的不是爲了「好看」，而是提高群眾的覺悟和轉化階級力量的對比，只有群眾真正覺悟到自己是主人，才會起來保衛自己。後五道木土地革命工作根本沒有去作，而其「模範隊」受

獎的場面，則是形式主義，官僚主義作風的典型表現。

第四、當領導群眾鬥爭時不能亂打一氣，而應定團結多數孤立與打擊極少數壞蛋，不應使群眾運動成爲衝動一時的盲目力量，而造成嚴重惡果。後一道木，不但不分地主的大、中、小，一律不分輕重予以打擊，使之無家可歸，而且以嚴重的打擊給予了富農、佃富農以至佃中農，它使得基本群眾孤立，生產情緒敗壞，借糧借款之後，又將果實歸入農會，結果，被一群游手好閒的流氓份子吞食，使得群眾運動和群眾利益完全脫節，以致竇祐雖好，因爲政策的錯誤和廣大群眾未在鬥爭中獲得利益，也不得不喪失了和群眾的聯繫。不然，縱使劉秉中再陰險百倍，事變時也不致如此孤立的。

竇祐陳殿相同志是死了，特別是竇祐同志的死，當調查這一事件時，不少群眾爲之流淚，他們遺留下的，僅是他們的血換來的教訓，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加以領悟，縱使對他們家庭撫卹得再好，也  
不足慰死者。

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於白城子

## 打回鷺鷥樹

### 打回去

國民黨以一師之衆的慘重犧牲，佔領了八面城後，到處收編胡子做『保安隊』，（老百姓總揭着他們的底子叫『降隊』）並把一些地痞流氓和反動地主的子弟收集攏來，成立了大團，——這些人披上了老虎皮，也和那些胡子一樣亂搶亂奪，見了能够拿走的東西，便說是八路留下的。一個小小的昌北縣地方，保安隊和大團便有兩千上下。

鷺鷥樹區一共有二十來個村，東邊是鐵道，北邊是四平，西邊是住着二三百降隊的大窪據點；土地集中，地主甚多，八路軍挺進東北之後，由於國民黨特務的挑動，很多人當了胡子，所以又是著名的匪區。去年二月八日到三月二十三日，是武區長在這裏開關工作的時期，只帶着三個人三支槍，力量既不雄厚，做的又是支援前線的動員工作。之後，由於戰局的變化，便從這裏暫時撤離到昭太河西去了，民主政府並沒有給老百姓留下明確深刻的印象。

但是，武區長他們並沒有走遠，他們沒有忘記無限痛苦的鷺鷥區人民。八月九日，他們又向昭太

河東出發了。這是一支雖然不大，但頗精幹的武工隊，熱烈的心，倔強的意志——打回去！

## 第一仗

過了昭太河往東走，離根據地越遠，土地便越荒蕪得不成樣子，草和莊稼一起長，已經到了割麻桿的時節，但是看不見一點鎌刀的痕跡。當天到大窪東邊十五里的四合屯，他們還沒走進街口，男男女女便四散奔逃，喉嚨叫啞了也不成。——這真是一個大釘子！武區長火了，向剛要鑽進高粱地的一個高個子男人吼道：「站着！」那人惶惶的回過臉來，哀求似的說道：「老爺……」這兩個字使武區長一冷，便放低聲說：「我們是八路軍，不是胡子降隊抓兵的，嚇得這個樣子！」這個人忽然轉懼爲喜了，他說：「呵哈，原來是你老！」武區長也認出原來是屯長，便說：「快把人們找回來，就說我打胡子來了，召集大家開會。」

屯長到處喊叫，好半天才召集了一二十個人，不是老的就是小的，青壯年都藏在村邊的高粱地裏聽聲。到會的人們，也只聽着武區長講，一聲不哼，正在這個屯子跑開的時候，南屯的也跑開了，兩屯的人，在高粱地碰了頭。原來青山綰子到了南屯。他們聽見武區長說是打胡子來了，有的便說：「給他們說一聲，看他們打不打，反正折不了本錢。」武區長聽說前屯來了胡子，馬上宣佈：打罷胡子再開會。開會的人們公推了一個老頭帶道。

胡子正在老葉家院裏灌涼水。——隊伍從高粱地摸上去，一個戰士小聲的噪起來：「瞭水哩！瞭水哩！」武區長說：「挑水的是老百姓不要打。」隊長說：「我來打。」武區長急了，說：「老百姓



姓，不準打！」隊長說：「是瞭水（放哨）哩，不是挑水的。」武區長順着隊長的手指望去，只見大門洞上一個人，把一塊磚撐着屁股，仰面朝天，咬着紙煙出神。隊長說：「幹吧，我打他屁股底下那塊磚，做爲攻擊信號。」話沒落地，槍便響了，那面屁股底下飛起一團黃煙，一個跟斗栽了下去，隊伍攻上去，胡子從後門竄了。再回到四合屯開會的時候，不但四合屯本屯的人這回全到了，外屯離得近也有來的，還有些姑娘媳婦，他們小聲議論：「那就是武區長呀！」「噢，就是那小伙呀！真精神。」老百姓也張嘴了。他說：「真沒見過這樣和氣的隊伍，可真打胡子。」就是剛才聽過區長講話的人，也覺得這回的話，分外中聽，會開得很好。

### 燒勾魂眼

往東十里路，有一個屯子叫權子洞，國民黨在那裏按了個警察分所，住着五六個警察，專門抓兵、派款、要勞工，他們看着誰不順眼，或是要敲誰的錢財的話，便拿了去放到板櫬上灌涼水，在四合屯開着會，老百姓便私下裏叨咕起來，有的說：「八路軍既是爲老百姓除害，就該把那幾個雜種操的整一下。」有的說：「真把人調理稀啦，這口氣真該出一出。」武工隊員們一致的意見堅決打，武區長說：「依我說別費大事，給他個「和平解決」。」把計劃向大家講了一遍，有的同志不放心，武區長說保險，便吩咐通訊員準備繩子，急忙吃了兩碗飯，只帶着三個人出發了。都是手急眼快的年青人。

太陽已經偏西，他們接近了權子洞時，四個人便在村口高粱地裏蹲下來。一個老頭，一拐一拐的

向他們走來，武區長迎上去說：「借問你老，我想到街上串個門，抓兵的在家不？」老頭一看，面前是個二十來往的年青人，說話怪柔和，便把他知道的一五一十都講了。老頭過去，武區長回到高粱地裏，對三個隊員們囑咐了一遍。把手槍藏在懷裏，就一個人進村去了，這時天色已很是模糊。

街上，天沒斷黑，家家都已關門閉戶，市鎮不像個市鎮了。警察住的大院，大門半開半閉。往裏一瞧，上屋裏大玻璃罩洋燈點得雪亮，那些人把大黃花的警察帽推在後腦杓子，正吵的有勁。他回頭望了望，便悄悄推門進去，輕手輕腳走到窗根底下，把匣子往外一甩，噹哪一聲，把玻璃窗打碎了一大片，嚇得那些人一楞，他把手槍往窗口裏一伸：「別動！」一張張醉薰薰的臉，刷的一下變成了黃表紙，後邊三個人趕到了。一個人綁人，一個人收武器，一個人斷電話線。三分鐘不到就妥了，又把拘留的門打開，放出了幾個被抓來的壯丁說：「你們去告訴老百姓，就說武區長回來了，召集大家開會。」幾個人歡天喜地，不一刻，來的人便把院套擠滿了。武區長正講着話，忽然一團火把院子燒得通明，原來不知是誰，跑到警察們辦公的屋子，把那些「土地台賬」、「勞工簿」、「花名冊」抱出來點着了，人們就亂噪噪的嚷：「把這些勾魂賬燒乾淨！一張也別留！」會場上亂起來了，有的老百姓就向武區長說：「國民黨來了，簡直是二滿洲，三天以後，我們村上就得出四百到十名勞工，這一來可免掉了！」

### 給敵人上課

其實，罐子洞的警察分所還好些哩。葛聳樹的據點更壞。裏面住着二百多「降隊」，把周圍的小

鷄都吃光了，老太太們恨得沒法，送給了他們一個綽號叫「鷄閻王」。他們天天騎了馬到四外抓兵，開頭，他們越抓老百姓跑的越快，他們就把有兒子的母親和有丈夫的妻子，抓到拘留裏去，年青的婦女，他們隨便糟蹋，年紀老的，連愁帶餓，死了已經很有一些，有的人家連屍首都不敢去領。要出來，就得自己的兒子或丈夫去當炮灰。

自從收繳了獯子洞的警察以後，武區長便帶着武工隊在這一帶活動，因此鷄窩樹的「降隊」便不敢隨便下屯了，老百姓看着這武工隊頂事，便越發給他們助長聲勢。比如說，離他們二里的地方說二百，五里的地方便說成五百了，並且說還有小炮。至於鷄窩樹的情形，武區長耳朵裏早聽得很多了。十三號那天，是個下雨的日子，他們住在離鷄窩樹八里的一個屯子，天一黃昏，武區長便帶着一班人向鷄窩樹出發，走到鷄窩樹旁邊的時候，已經十點多鐘了。他叫其他隊員們把機關槍架在牆垛子後面，便帶了一個通訊員進了村，臨走時告訴他們，手榴彈一響，馬上打機關槍。

伸手不見五指，他們摸索着走。將近大門的時候，衣服被什麼扯着了，——原來是一層刺鬼，便靠牆站下，聽動靜。半天，靜悄悄的。又等了一會，出來兩個穿老百姓衣服的人，後面跟着一個戴軍帽的說：「款項後天一定得交，不的話，叫他家準備棺材！」武區長兩眼冒火，伸手就把匣子舉了起來，轉念一想，「不要傷了老百姓……」手就垂下來了，可是老百姓剛出來，門門便響了。回頭看見炮台頂上站着一個人，一拉火線，便把握着的手榴彈甩上去了，隨着爆炸，那人咕咚一聲摔到了地下。村口的機關槍響了起來，步槍也打響了，他高聲喊道：「不要打了，今天先給他上一課。」槍聲停止後，他便開始了喊話：

「你們都是本鄉本土，爲什麼到處給蔣介石抓兵，逼死人家的妻兒老小？你們都是本鄉本土，爲什麼實行無恥的姦淫？你們的罪惡已經做到頭了，如果執迷不悟，八路軍一定要把你們消滅！……」

足足講了半點多鐘，他們才往回裏走，降隊爆豆一般的打起槍來，隊員們笑着說：「媽的，這真是些鷄閻王，就是吃小鷄有本事。」

幾天後，從鷄營樹出來的人說，槍一響，那些降隊有的鑽進了茅樓，有的藏進了穀倉，第二天就全街戒嚴，搜查八路軍，一直鬧了三天，以後，從八面城來了一營中央軍，老百姓氣不公說：「他媽的，中央軍自己不打胡子養胡子，八路打胡子，反打八路！」這營人住了兩天，走了以後，他們住過的人家連菜刀都沒有了，後來都在油炸菓子舖裏找着了，原來他們偷去換了油炸菓子。

### 智擒胡匪

十四號那天，隊伍住在離大窪八里的黃家營子，一個人走來用胡子話問放哨的隊員：「你們是那個給子的？」隊員想了想說：「青山。」他又問：「當家的在那裏？」隊員說：「二櫃在上屋，我給你說一聲。」在上屋，武區長和隊長正在午睡，隊長先醒了，他和那個人用胡子話嘮起來，那個人說他是參謀長派出來划給子的，給子一個多月沒回去，參謀長等急了，參謀長親自到了大窪，叫給子扯到嘎嘎，兩下用電話聯絡好算賬，算過賬再出來，他所說的參謀長的名子叫龍海亭，是「中央軍」八十七師的參謀長。

他正說得起勁，面朝牆睡的武區長被吵醒了，轉過臉來，那個人的臉色立時變成灰白了，隊長用手

槍一指：『好小子，你認得我是誰？』

下面是他的口供：『雙紅』投降八十七師當了連長，龍海亭就叫他拉起線來，給青山綑子供給槍枝子彈，兩下對半『劈紅』。

召開群眾公審大會的時候，一個老鄉說：『我的馬叫何首綑子搶去了，去贖的時候，到了徐馬客綑子裏，找徐馬客贖的時候，又到八十七師去了，哼！怪不得……』

### 記者的話

經過這五天，鷲鷲樹區西部十二村，東西三十五里南北五十里的地面，民主政府的法令便通行無阻了。

這不是故事，而是完全真實的事實。我的敘述雖然停止，但鬥爭却在繼續着。因為人民的苦痛未終止，人民中湧現的英雄們，會創造更動人的事蹟的，我們等待着吧。

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於白城子

## 瞎月工伸冤記

（記錄一個人的談話）

### 一 輩輩受苦輩窮

「不殺窮人不富」，地主老財這話，真入骨，真地道啊！在他們掌權的社會裏，我老胡應名也叫一個人，爹娘生下來，才學會邁步，就跟着豬屁股轉，給人家放豬！才舉動鞭子，就跟着牛屁股轉，給人家放牛！才抱得起鋤把，就給人家扛大活！大活一連項扛了一二十個，腰也彎了，腿也直了，扛活頂不住一個了，就打閒（賣零工）。我老胡一直活到四十來歲，一直活到咱窮人翻身的時候，冬天沒穿過一件新棉襖，夏天沒穿過一件細布衫，從南搬到北，從東搬到西，從老家廣涼山下搬到瞻榆縣城東沙窩裏，總是挨打受罵，缺吃少燒，過日子不是過日，是熬日子啊！鄰居百舍就知有個瞎老胡，地主老財就知道有個瞎月工，俗語說：「石頭瓦片也有翻身之日」，在那「不殺窮人不富」的舊社會裏，我這個瞎老胡，瞎月工，能值一隻破鞋底錢嗎？

說起來傷心透啦，再遠我不知道，——窮人沒家譜啊。——我父親那輩上，七歲上死了爹，十歲

上死了媽，丟下我爹一個人沒着落，就給一個姓孫的大老財撿去啦，十冬臘月，叫我爹給他放豬。穿的是前邊一張羊皮，後邊一張羊皮，渾身上下，一根布條也沒有的。吃的是開鍋的米湯，稀的都能照進人影去，連沫子帶皮，一頓只管小半碗，——他還說是行善哪，噲不住勁，有一天我爹就跑啦。

說廣哨是我們的老家，細細考究起來，我們哪裏有個老家？這就是廣哨的事情，那裏有個小地方叫羊圈，住着一隊兵，哨官是個上了年紀的人，我爹跑到那裏要給人家當小打，他問：「小圪，你家在那裏呀？」我爹說：「爹媽都死啦，我沒家。」人家看着可憐，就收下了。有瓜就有蔓，一個小孩子能跑多遠？還有找不着的嗎？老孫當家的提了個菓匣子就看着那當官的去啦，哨官把我爹叫來說：「你怎麼撒謊呢？你家的人找你來啦，回去吧。」我爹說：「我不回去，回去淨給我吃糠皮子，挨餓。」哨官說：「你不回去，我們也不要你啦。」第二天，老孫家來了幾個人，抬小豬一個樣，繩網鎖綁的把我爹抬回去了。

直到我爹十八歲那年，才脫出了老孫家的掌心，一氣蹀到昌圖界上李家店，落頓下來給人家扛大活，後來又到黑坨子老金家，一氣就幹了十五六年，我就是黑坨子生人的。

黑坨子老金家，是五千多垧地的大地主，他姑姑是陪着公主跟達爾汗王過來的，那威勢，就不用提啦。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綾羅緞疋，小打丫環幾十個，一天到晚，進進出出，我爹在他家扛活，我媽在他家當老媽子，專管洗衣服裳，那時候，我姐姐十二三歲，我哥哥八九歲，我才七八歲，錢不好掙，我爹我媽兩個人幹還養不住家哪。吃糧不夠，我媽就摘些青茅菜、白毛蒿——就是長大了叫蛤蟆腿的那玩意——滾歡喜團吃，那東西，應名叫「歡喜團」，吃起來可難啦，不餓的難受，嚥不下

去，一嚥下去，滿嘴是青蒿味，吃多了就腫臉，我媽省下糧食給孩子吃，滾了歡喜團自己吃，吃着吃着，眼就睜不開啦，兩隻手脹的紫黑紫黑的，皮全裂啦，就死啦，我那年才九歲，和我爹一樣，小小的孩芽就沒媽啦，真是地主老財說的話：「窮人頭頂喪門星」哪。

## 二 血汗填了大沙坑

我媽一死，我就給人家放豬去啦，那年我十歲，東家姓杜，正月二月光着腳丫在野地裏跑，凍的哭，在牛屎窩裏暖腳。放了一年，打罷場了，有天傍黑，跑來一個狼，拉着尾巴，伸着舌頭，我當是狗哩，一口就把個「亮囊子」放倒了，指頭大的孩子能不害怕嗎？哇的一聲哭，我就摔倒啦，狼背走一個豬不說，還咬死了兩個，別的豬都跑回家去了，我可不敢回家啦，雖說是小孩，別的不知道，挨打可知道啊，越想越害怕，越害怕就越哭，在屯頭上，轉開了圈子，天黑了，又冷，我就鑽到小廟裏去了。在小廟裏蹲了一天一宿，才爬出來，亂子比我想的還大哪，人家把我爹找着，放一年豬掙的兩石糧不給，還得賠兩個豬，我爹沒錢給，說好道歹十字畫押給人家做了欠債行息的字據，……我剛從小廟裏爬出來，我爹就看見我啦，他止找我哩，我看見我爹，受了一肚子委屈，正想哭哩，誰知道他把我一把揪過來，兩腿一夾，沒頭沒臉的就打起來，不知是被他打昏的，還是我自己哭昏的，睜開眼的時間，我爹已經把我摟在懷裏，自己哭哩。……

我十歲上放豬，十三歲上放牛，窮人家的孩子是屬小豬的，記吃不記打，不詳細說啦。十五歲上，就下了莊稼地，扛上大活了，開頭是半拉子，以後頂整人，一年一年頂架幹，到頭來，人家要說：



「這小子是個好小子，幹活好，不藏奸，下年還要他。」這就算不錯。要不，人家就說：「這小子喪良心，這輩子扛活下輩子還得扛活。」不管怎麼說，東家的算盤子一扒拉，反正啥也落不下，十五歲上起，幹到三十歲，十五年工夫，說了一個人，落了五十塊大洋。這就是我掙下的玩意兒。

三十一歲，本是我時來運轉的一年，給古榆樹老梁家幹，掙六十元錢，老天爺睜眼，沒有生災鬧病，快結賬的時候，臘月二十七下晚，當家的把我叫到櫃房裏去啦，挺客氣，先讓我坐下，又倒了一碗水，說是：「老胡，我品着你這人挺實惠，日後定能發財。」這真不知叫我怎麼說好，我真摸不透他的意思。一輩子光聽喝了，順耳的話那裏聽過？他見我說不出話，就又開口了：「天氣有寒暖，人情有厚薄，咱們兩家東伙一場，今天我有話給你說一說。」三句好話暖人心，一聽這話，我更不知怎麼說好啦！他就又說：「錢到手，飯到口，存銀子存錢不如存下兩垧地，依我看，今年的活計你別使喚錢，瞻榆縣城東我有半方地，外帶三間房，一百廿元錢算給你，你看好不好？」一句話說的我打心眼裏往外樂呀！可是，太便宜啦，從來我沒聽說過有這樣便宜的地呀！就問：「啥樣的地呀？」他說：「好地，在山窩窩裏頭，糞堆一個樣！」我又問：「長啥樣的草呀？」他說：「長的是溜膠深的蒿子，小鷄都鑽不進去。」這能是真的嗎？我說：「那樣好的地你爲啥賣呢？」他說：「我人少地多，佔用不過來呀！」我說：「我去看看。」一聽這話，他不樂意啦，就說：「你這人真不通情理！要也隨你，不要也隨你！就憑我這樣的八家，還有二穀眼的地？」眼皮一搭拉，兩撇鬍一撇，我一瞅神色不對，就不敢吱聲啦。

說實話，他的地可真不二穀眼，塊塊真給糞堆一個樣，高粱桿子像棒槌，這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人

家一不樂意，心裏有點後悔了，鄰居們聽說這事情，都說是個大便宜，我心想，扛了半輩子大活，也真够受啦，人沒地土草沒根，有點地總算有個依靠呀，只要是地，不管啥樣，一垧還不弄個石而八斗的？就上趕着找人家去了，托人靠面子，作價一百元，請了地媒寫了照接着也就稅契了，手摸胸口，夜裏睡覺我也踏實啦，心想我老胡如今是有地之人了，苦日子總算熬出了頭，……真想不到地主的心是這樣狠呀，到他領我去認地邊的時候，我才知道是上當！老天爺啊，文約上是寫的「地」，他賣給我的這是「地」嗎？不是冒煙坨就是大沙坑，那裏有溜腰深的蒿子呀？淨長些鹼不拉草！我說：「我不要啦，把我一百元錢給我吧。」這時候，他才露本相，翻翻眼皮：「人憑文書地憑約，你能把官印扣了去？」噯，都是怪自己一時糊塗，就這麼着，半輩子的血汗，一下子填了大沙坑啦，半輩子，我連一袋旱烟也捨不得吃啊。

### 三 扛活傷了心

我哥哥還不如我啦，扛了多半輩子大活，就說了一個人，啥也沒落下，買了這地（就是那冒煙坨子大沙坑哪）我也沒心思種，第二年，哥倆在河西老焦家扛活，這老焦家，砲台大院，僱二十六七個人，又當胡子又窩胡子，我哥哥幹一年掙一百二，我幹九個月掙九十，有一天，我哥哥收草，在草籃子裏扒拉出槍來啦，老焦家怕露了餡子，就要給我哥哥算賬，趕走他，算賬就算賬，可是剛剛掛了鋤，他還按十元錢一個月算我不幹，吵了一架，胳膊擰不過大腿，還是依了人家，我幹了足足九個月，打完場，講的是半糧半活，到我去拉糧的時候，就惹出事來了。

他家有兩排倉，東邊一排裝的是頭遍場打的糧，一色好籽粒；西邊一排裝的是二遍場打的糧，一半是稗子，他給開西倉，我就要東倉，他說：「東倉西倉，不是一塊地長的莊稼嗎？」我說：「一塊地長的莊稼有好有賴。」他說：「東倉西倉不是一場園打的糧食嗎？」我說：「一場園打的糧食有頭穰二穰。」他說：「雜種操的真欠揍！」我滿肚子是理，怕什麼？我說：「你揍！」他抄起刮斗板子，照我臉上就是一傢伙，我說：「你真打呀！」他接二連三又是幾下子順臉就流血啦，我血也沒擦，就到保上去告他，保長說：「你這小子真隔眼，人家僱着二十多個人就是你搗亂，給你那個你要那個不就得啦！」說的多輕巧！唉，吃點虧就吃點虧吧，一輩子淨吃虧，多吃這一次算個啥？對扛大活，我算傷了心啦，端人家的碗，受人家的管，只能下跪，不能舉手，只能短聲，不能長聲，莫非我就托生了這一份扛大活的命嗎？不是我自己也有半方地三間房在瞻榆縣？……天無絕人之路，要扛大活，來世再說吧。

#### 四 一個女兒換了一條牛

明明知道那冒煙坨子大沙坑不能長莊稼，牙一咬，脚一蹶，拉上我哥哥就撲奔了去啦。沒牲口，沒口糧，種這地也得本錢啊。本屯有個大地主叫趙貴，說是有糧往外放，我就上趕着找去啦，抬了三石本對利的牛套糧，——什麼叫「牛套糧」，這個你不明白嗎？要是秋天糧貴了，就給人家還糧食，一斗變二斗，要是秋天糧食賤了呢？就給人家錢，按春天行市，一元變兩元。——明知是過鬼門關，可是，你不抬他的，小人家連吃的也沒有呀，這還是仗着有三間房啦，要不，一斗變一石也不抬給你

呀！有了口糧啦，還沒牲口呀，有個開店的姓張，他有一個驢，老了，拉不動磨了，廿元算給我，憑值十元錢沒人耍，錢是秋天還，也是本對利呀，我咬一咬牙，也接下啦，心想，要是碰上個好年頭，一垧也打八斗糧，這老沙窩地，哥倆能種十五垧，對付碗粥喝，飢荒也能還上，起早攤黑，哥倆就造起來啦。春天雨水好，苗都抓住啦，萬想不到六月間，正是穀子莠穗的時節，來了一場雹災，莊稼打平不說，老驢也凍死啦，這真是上吊找不着樹，哭媽找不到墳哪，自這裏，一股火急的，我的眼就壞啦，成了二重眼啦。到秋來，打了幾把蕎麥，哥倆幾趟就借回來了。拉下糧賬沒糧還，拉下飢荒沒有錢，窮人只有窮力氣，就給老趙家去打洞去啦，那裏用着那裏到，別人一天掙八毛，我只一天掙五毛，債逼的呀！九月底上工，直做到臘月二十九，賬還沒還清，論常理，應該在他家過年，可是，二十九下晚，當家的老趙貴就說了話了。他是一個大煙鬼，一天到晚點上煙燈頂架抽，說一句話要咳嗽三聲，瘦的光剩了副骨頭架子，一說話光泛白眼珠，下晚可有精神啦，二十九下晚，他對我開口啦，他說：「瞎月工，屋裏來喝碗水吧。」我說：「我不渴，牛要添草啦。」他說：「喝碗水歇歇吧。」我說：「我不累牛要添草啦。」他說：「今天是二十九，明天是三十，你在我這裏，牛也喂得挺肥，豬也喂得挺胖，車也趕的挺好，糞也刨了不少，該回家啦。」我一聽這話，心就涼啦，我說：「該你的錢你不要啦？」他說：「過了年你再來做吧。」我說：「我的活幹的挺好，牛也喂得挺肥，豬也喂得挺胖，車也趕的挺好，糞也刨了不少，大年三十，你爲什麼攆我回家呢？家裏有碗高粱米粥，我還留着給我爹喝哪，給我孩子喝哪，你這人家也恣意幹啥啦！心太黑啦！」趙貴聽說這話，翻了翻眼皮，冷笑一聲說道：「你他媽巴子說這話，也算挑了好日子，大年三十，我犯不着生這份閒氣，馬

溜的給我滾出去！』眼皮底下的飯是難吃啊，人家殺豬宰羊人家吃着香，瞎月工沒那個命啊，說完以後，我就回家啦，一進屋，我爹就瞅出來了，他給人家幹了一輩子，啥還不明白啊，他蹲在炕角，抱着個泥火盆打哆嗦哩，低頭長出一口氣，咬了咬牙，上了年紀的人，啥也不能幹啦。

身上背着債，第二年，地更種不起啦，哥倆就給人家打洞，從此，我這個瞎月工的名就傳出去啦。

第二年打了一年洞，又想種地，心想，一垧地打五斗也是好的，老天爺不閉眼，能就把我一家八餓死嗎？拾糧拉飢荒這道鬼門關可不敢再過啦，左思右想沒有章程，就把這主意打在我丫頭身上，那年，她才十三，一個黃毛丫頭，就托人給她定親啦，財禮講妥是一條牛，一家窮子不親，窮人的孩子不如牛啊！

## 五 撿糞觸怒老趙家

又有了一條牛，我哥在外頭打洞，我就跟小雞似的，兩隻手又抓撓起來了，我的莊稼活，是在昌圖界上學的，那地方種地，奔糞土上用勁，我就無早無晚的背着糞箕子撿糞。這已是滿洲國了，老中國的時候，老趙實是屯長，現在，他又當了甲長了，在這個屯子裏，他住西頭，我住東頭，一天早晨吃過飯，撿糞撿到他門口，老趙頭袒披着皮袍出來啦，不知道這天他爲什麼起得這麼早！一看他那樣，我撿我的糞，沒喜搭掛他，這就是一個不樂意，他就先說話啦：「瞎月工，你撿糞幹啥呀？」撿糞他也管得着？我聽着不是聲，抬頭一看，他臉都不是色了，眼珠子瞪的溜圓，我說：「撿糞幹啥？橫

豎不是吃？」他一聽這話，就炸啦：「誰叫我在我門口撿糞？」我說：「牲口糞拉在你門口，你不撿就興我撿。」他一嚷，兩三個兒子就打院裏出來了，他招呼他兒子：「這小子到咱門口偷糞來啦，揍他！」好虎招不住群狼，把我按倒地上，就是一頓亂捶，鬆手以後，我說：「你說我偷糞，你來看我這糞箕子裏的糞是不是牲口才拉的！」他說：「你小子不用嘴硬，咱們上村說理去。」我想，這也太受人欺壓啦，上村就上村，走走走吧！到了村上，夏助理——就是老戴着那黑眼鏡的那小子，正在那裏坐着哩，先把老趙頭迎到裏屋裏，好一會子，他倆才出來，他就問我：「瞎月工，你幹什麼來啦？」我說：「你問老趙當家的吧，他叫我來的！」他說：「我問他什麼？誰叫你堵着門口罵人哪？」我一聽，就急了，這不是血口噴人嗎？我說：「夏助理，話不是這麼說，你下去問問，我們倆到底爲了啥！」他說：「因爲這點事，我還下去給你問，扯你媽的閒蛋！」我說：「你不去問，怎麼知道我罵人呢？不得求其實在嗎？」他說：「你他媽不用「將」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小子，今天非揍你不可，你伸手！」我說：「我沒有偷人摸人，你爲什麼打我？」樓頭他就給了我一板子，我說：「你們官廳打人興這樣打法嗎？你們也太不說理啦！」他說：「好，這小子還真硬啦！」吆喝了一聲，出來了好幾個人，僕役僱員，按到地上，又把我揍了一頓，打的青一塊紫一塊，打完以後，他說：「給我滾吧！」我心裏想，只不過是爲了一個撿糞，那裏打了這裏打，還有臉見人嗎？我說：「你把我害了吧，我不走啦。」就在門口躺下了。四下一看，趙貴早就沒在跟前了，心裏明白，大半人家到裏屋喝茶去啦。

我這一不走，夏助理就對一個姓劉的說：「真叫這小子給埋太了，寫公事，送到署裏去！」那人

說：「爲了個檢囊，你打的太幹啥啦，你說怎麼寫法？」我一聽，覺着有了把柄啦，心裏想，大半警察署還能講理，送就送。

那時候我還沒明白，舊社會，不管到那裏能有窮人說話的地方嗎？警察署裏接案子是一個警尉，姓王的，我認得他可不認得我，他下屯的時候，洋刀一響，沒有不打戰的，他看了公事，就問我：「你這小子怎麼淨打仗？」這都是沒影的事吧？怎麼不是堵着門口罵人，又是給人家打起仗來啦？我這個人就是有這麼股牛脾氣，心裏明白往柴火堆上拉屎，我說：「尉官，你來了幾年啦？」他說：「我來了八年，你問我來了幾年幹啥？」我說：「你來了八年，看見我給人家打過幾架？」這一句話就問錯啦，他雙眼一瞪，可勁叫起來：「怪不得公事上說你攪鬧公地，來到這裏還給我頂嘴！來呀，給我好好揍這小子！」我把牙一咬，豁出我這一條窮命來啦，又是氣，又是疼，發了幾個昏，硬把一條褲子打的稀零碎，身上的肉就不用說了，連我自己都不敢睜眼啦。打完之後，他說：「你往後老實點，這回先饒了你，滾蛋好啦。」這回打的我可是爬也爬不動啦，不是板子，不是條子，是搞那茶碗粗的棍子打的呀！我走不了，他就把我押起來啦，那一陣，我真是有一頭撞死的心，我老胡這還算一個人嗎？打牲口也沒這樣打法的啊！押我的時候，他王警尉又說：「搜搜他的腰，把褲帶給他解下來，別他媽吊死在拘留裏。」真好經驗，他這裏大概有人吊死過了把？在拘留裏，押了我八天，一頓兩碗稀米粥；兩碗稀米粥，我也吃不下啊！放出我來，我一句話沒說，就回了家啦，一進屯子，就碰上了老趙貴，站在門口看天哩，仰着個脖子對我說：「瞎月工，你回來啦？」敢不管理人家嗎？我說：「回來啦。」他說：「你還神不神啦？」我說：「不神啦。」他說：「你怎麼不神啦？」一句話跟着一句簡直是追我的

命啊，心裏我又發恨啦，我說：「中了，我算幹不過你啦，等有那天的吧！」他說：「好！你小子還不服勁？」我說：「服啦，嘴不服心可服啦，這回服啦，怕你啦。」還不算完，他又問：「你服啦？」我說：「服啦。」他又問：「不神啦？」我說：「不神啦。這回，我算怕你啦，怕了你啦……」

## 六 牛被拉走爹氣死

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呢？我一不求他的，一不欠他的，沒有偷過他，沒有摸過他，在他家裏打洞還債，不是牛也喂得挺肥，豬也喂得挺胖，車也趕的挺好，糞也刨的不少嗎？究竟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呢？莫非就因為他大年三十趕我回家，我講了幾句理？莫非就因為在他門口撿糞，早晨起來沒給他問安？

他三番兩次的遭踐我，打我，罵我，這他還不甘心，我們屯子裏有兩眼井，是公衆花錢打下的，一眼在東頭，一眼在西頭，我住東頭，他住西頭，他叫人把東頭的井填了，好，你填了東頭的，我多走幾步到西頭擔水吃；我們屯子裏有一盤碾，是公衆花錢置下的，他放風聲不許我使喚，好，你不叫我使，我自己搗米吃，可是，這老趙頭還不甘心啊。……

我哥哥有個小舅，姓蕭，外號叫蕭大虎，少心眼的人，本在昌圖住，也是窮的沒章程，聽說我在這裏置了兩垧地，就投奔我來了，我們自己都養活不了，還能養得住他嗎？沒辦法，就給老趙家去撈青，一天早晨，我二哥的三丫頭跑回來說：「我老蕭大舅把咱們的牛趕走啦。」我一想，這事怪，牛在甸子上放着，他趕牛幹啥呢？就問：「趕走多大時間啦？」她說：「老大半天啦，還沒趕回來。」



我一聽就毛啦，一個少心眼的人，誰知道幹出啥來呢？就問：「往那裏趕去啦？」她說往城裏，我就往城裏跑下去了，走到半道，可就迎着他啦，我說：「大虎，牛呢？」他說：「啥牛啊？」我說：「咱哥們說正經的，牛趕到那裏去啦？」他裹着大嘴就笑了，說道：「給你說吧，牛趕到玉豐家去啦，進屠宰場啦！」聽這話，我心真像刀子剜一樣啊，我說：「誰叫你趕去的？」他說：「你不用問，大敞着衙門，你告去吧。」我說：「錢呢？」他說：「錢在我腰裏，你拿不去！」別看他愁，可有牛的大力氣，打架也辦不了事啊，老趙家欺負我，遭踐我，你蕭大虎也遭踐我嗎？回家喝了口水，我就告狀去啦。

王警尉轉勤，警察署換了個警尉姓高（要是姓王的在那裏，我算不敢去啊）。他問：「你姓啥？」我說：「姓胡。」他說：「你幹啥來啦？」我說：「告狀。」他說：「你告誰啊？」我說：「告蕭大虎，他把我的牛拉去，送進屠宰坊啦。」他跳起來，就給了我兩個大嘴巴，左邊一個，右邊一個。我說：「尉官，我來打官司，你不垂情問理，怎樣光打我呢？你是叫我輸啊，還是叫我贏啊？」他說：「我也不押你，你愛那裏去那裏去吧。」才一連挨過三遍打，就是牲口也忘不了啊，我就退出來啦。一想，這世界上算沒有我姓胡的活路啦，脚下發軟忍不住的就嚎起來啦，不少人跑來圍住看，我光是哭，不說話啦，哭的昏天黑地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才跌跌撞撞回了家，我爹問我：「牛要回來了沒有？他們說啥來着？」我說：「啥也沒說，光打我。」我爹說：「一定要不回來了嗎？」我說：「一定要不回來啦。」我爹一聽，就打起哆嗦來啦，他說：「能叫人家整死，別叫人家熊死，脖子割下來，也得要這條牛啊。」自後，他就躺下啦，沒說一句話，沒喝一口湯，第二天，就嚙氣啦。我們就

搞一口破櫃把他裝出去啦，我爹活了七十七歲，給人家扛了一輩子大活，臨死還是穿着一身破褲子破襖。埋了他，我和我哥哥爬到墳堆上大哭一場，想起我爹的話，爬起來我就到開通城告狀去啦，蕭大虎雖說不識數，心可還是肉長的呀，他聽說我到開通城告狀，到半路上趕上我啦，他說：「老胡二哥，我把實底告訴你吧，牛是老趙當家的叫我拉走的，打官司的時候就說你們短我姐姐的財禮，一共賣了八十元，送給高警尉三十元，他得三十元，給我了二十元。人家早都運動好啦，聽我的話你別去啦。」初聽這話，我真是想吃蕭大虎的肉啊，老趙家害我害得這麼苦，你蕭大虎也幫着他害我呀！可是，轉念一想，就是殺了他能當牛使喚嗎？他是一個少心眼的人哪，……想起死的，看着活的，這一家子可怎麼過啊！無可奈何兩，包眼淚，就又止不住的流下來啦。……

## 七 人命不如大煙土

又經過了這一場事情，我的眼病鬧的更厲害啦，幾步以外就看不清人臉，頭髮也白啦，睡覺淨說胡話，種地還有什麼指望？可是我還不死心呀！給人家打洞，也沒人要啦，勒緊褲帶，又對付了條瞎毛驢。

事務員到我家來啦，他是老趙貴的腿子呀，我知道沒好事，他說：「瞎月工，要勞工上齊齊哈爾，到村上檢驗，有你一個。」我說：「咱們屯子上不是張小龍嗎？」他說：「他檢驗不上，你釘缸。」我心裏想，這我不怕，他檢驗不上我更檢驗不上。到村上，勞工站了一院子，頭一個就叫了我的名，我一聽見就朦朧啦，什麼都不知道啦，我說：「你們昨天不是要的張小龍嗎？怎麼又把他的名字

扣去了？你們給他是親戚，還是圖了他的銀子錢？」這話可又戳了禍啦，不想想，命在人家掌心裏，能有咱說話的地方嗎？村長把嘴一歪：「把他搞到一邊去，別在這裏瞎嘮嘮。」就把我弄到小黑屋裏去啦，把別人的名點完，就把我提出去啦，村長給曹警長說：「這小子手黑，打急了他敢伸手，你最好綁上打。」叫我脫光了脊樑，一邊打一邊問：「你還瞎嘮嘮不價？你還胡說八道不價？」皮鞭子蘸涼水，可勁抽，真是火燒刀刮一個樣啊，我把牙一咬：你把我打死得啦，我活够啦，不想活啦，我越不做聲，他越可勁抽，吃不住勁，我就嚎起來啦，就給人家跪下啦，嚎也打，跪下也打，後來我就又不做聲啦！我拚命的咬牙，打吧！打吧！打了足足半個時辰，累的他咻咻喘氣，老趙貴來啦，擠鼻子弄眼的笑了笑，說是：「瞎月工，我把你保出去，你就頂這一期勞工，以後可不敢胡說啦。」我敢不答應人家嗎？當天家也沒叫回，送到開通，裝上火車就上了齊齊哈爾啦，身上一毛錢也沒有。

在齊齊哈爾做勞工一節，受的罪就不說啦，打還能少挨了嗎？那個窮哥們都嚐過。最困難的就是我的眼睛，心裏越懊躁就越邪虎，後來走道都瞅不見啦，要人領着。三月間去的，一直做到七月十七（陰曆）日本八一跑，做勞工的全散啦，人家全去搶倉庫，我搶不了，我也沒心思搶，出來家半年，誰知道老婆孩子啥樣啦？我的瞎驢還有嗎？哥哥爲人太老實，沒我在家，他們連粥也喝不上啊。奔家心盛，一路要飯，摸了半個月才到家，人只剩了一把骨頭啦。

進屋我就問：「驢呢？在家嗎？」屋裏的一看見我，就嚎起來了，我說：「嚎什麼，我又不是鬼，是活着回來啦，咱的驢哪？」一聽說驢，她更哭的慟啦，她說：「驢叫老趙當家的拉走啦，說是該下了他洋草錢。」我說：「當勞工的，不是洋草錢都赦免了嗎？」她說：「赦免了驢可叫人家拉走

啦。」一聽說老趙貴，我真是聽見了閻王爺的名一樣啊，立時我就倒在炕上啦。聽說我回來，蕭大虎就來看我啦，他問我：「老胡二哥，爲啥你攤着勞工，你知道嗎？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，老趙當家的，食了張小龍的一兩大煙土。」我說：「確實嗎？」他說：「信不信在你，反正張小龍對我說的，不叫對你說。」這話一聽，又窩火啦，病勢一天重似一天，湯水不進，家裏就買了口破櫃預備下啦，跟埋我爹的那口一樣。我對我二哥說：「咱老爺子受了一輩子罪，臨死憋着一口氣，咱哥倆又受了一輩罪，這口氣憋的我也難活啊！要是我死不了，這世代冤仇也與能够報，要是我死了啊，你比我還熊，有老婆子，老婆子也得叫人家熊了去，這一家人家就得散，一堆就得散兩家啊！」我在炕上說，他在地下哭，給我哥，我連這話全說啦。

## 八 伸冤的日子來到啦

人不該死也是命定，全家八守了我七天七宿，發了幾個昏，病又慢慢見輕啦。就在這時候，就在我病重的時候，咱們八路軍來到瞻榆縣啦！咱們的隊伍來啦。咱們的隊伍來到了瞻榆縣，已經到了我瞎月工老胡伸冤報仇的時候，我瞎月工老胡還不知道哪！

我有個朋友是關裏人，織布的，人家都叫他李機匠。他來看我來啦，這個人，見的多交的寬，啥都明白，他說：「老胡二哥，你好好養病吧，養好了病，去報仇啊！城裏來了八路啦！」我說：「八路淨啥人哪？說理不說理啊？」他說：「八路軍，最說理啦。」我說：「他淨向着啥樣的人啊？」他說：「淨向着咱們窮人！」我說：「他們打人不打啊？」他說：「不打人。」我說：「我可不能再挨

打啦，挨打我可不去啊。」他說：「老胡二哥，你真叫人害怕啦，八路軍決意不能點你一指頭，不  
打窮人，愛窮人哪。」我說：「你不是哄我嗎？」他說：「不能哪，老胡二哥，我不能哄你。」我  
說：「要真這樣，我還得去告狀啊。你領我去。咱們就走吧！」我還是一個病人哪，我把渾身的病全  
忘啦，他說：「不行，不行，你的病沒好哩！」我說：「那裏，咱哥倆走吧？」不是怎的！剛一下  
炕，咕咚一下子我就摔倒啦，他一把把我扶起來勸我說：「你看！八路軍在這裏不是一天兩天，一年  
二年，你忙啥？好飯不怕晚啊。」

李機匠來過以後，我渾身的骨頭節全活啦，眼也亮些啦，過了四五天，就能拄着拐棍走路啦，伸  
冤報仇心切啊，一天早晨起來，借了鄰居一條褲子穿上，沒鞋就光着腳了，剛下過一場大雪，風颳得  
老大，滿天直冒烟，我也不管，拄着條拐棍，就奔瞻榆縣去啦。

我記得清楚，那天是正月十三，民政科頭一天掛上牌子，我就去啦，站崗的問我：「老爺子！你  
幹啥來啦？」我不過四十來歲，鬍子頭髮霜打的一個樣，還拄着根棍子，人家能不把我當成老頭嗎？  
我說：「告狀的。」他擺了擺手就叫我進去啦，正屋裏，一個人正在掃地，身上穿着青布襖，半舊半  
新，三十左右歲臉白淨的，看見我進去，就問：「老爺子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我說：「告狀。」他放  
下條帚，端把椅子就讓我坐，我能敢坐嗎？他說：「不要客氣，咱們是一家人啊！」一家人！他說他  
跟我是一家人！李機匠的話真不假，八路軍真跟窮人親啊！心裏一鬆快，撲沙沙的就掉下淚來啦。他  
說：「老爺子，你哭的是啥？」我不知是怎麼的，光掉淚，就是說不出話來啦，多少冤，多少仇，  
到了說的時候啦，我怎麼倒說不出來了呢？我心裏明白，可就是不知從那裏說起啦。直想哭，他看了

看我渾身上下，就問：「怎麼光着個腳，連鞋都沒穿啊？」我說：「我沒鞋啊。」他彎下腰，就解腿綁，脫下襪子就塞到我手裏了，說是：「有啥事，穿上襪子再說吧。」我說：「我不要，我不冷啊。」他說：「快穿上，有話咱們慢慢說！」看他是真心真意，我就穿上啦，他問我告誰，從打因檢糞挨打，一直到老趙家拉走我的瞎毛驢，源源本本，我啥都說啦。說着說着，我就掉淚，說着說着，我就忍不住哭。他說：「老爺子，別難過，現在到了咱們翻身的時候啦，有冤伸冤，有仇報仇，天下是咱們窮人的啦！馬上我就派人去抓趙貴，明天你再來吧。」

出來民政科，我可就又不放心啦，這個是什麼人呀！官不官，兵不兵的，我這個事，他能辦得了嗎？後來，我才知道，他就是咱們的馮政委，馮安國同志呀！

在街上找了個小人家住下，第二天上午，我又去啦，他們真就把老趙頭抓來啦，當堂對質，他不承認不說，還說我是流氓無賴，訛詐他，馮政委把桌子一拍，他才不胡說啦，可就是不認承，馮政委對我說：「先把他押在這裏，你去把蕭大虎找來，當面證他！」

我就回家找蕭大虎去了，一進門，屋裏的又哭起來啦，我一看，氣就來了，我說：「你他媽就是哭，我一進門你就哭，你給我吊喪呀！」她說：「你這個死不了的，淨戳禍呀！」我說：「怎麼的啦？」她說：「人家老趙當家的到咱家來啦，說你告了他，叫你預備棺材呀！」我說：「你他媽淨胡說，我眼看着他押起來啦。」她說：「我胡說？是你胡說呀！人家才打咱家走，你到門口看看馬蹄印吧！」到門口一看，不是怎的，嶄新的馬蹄印呀！我差一點昏了過去，——八路軍呀！八路軍，你甯蘆裏賣的是啥藥呀！

我老胡呀！我賸月工老胡呀！老中國的時候，我挨打，我挨罵，夏無單，冬無棉，不如牛，不如馬！現在來了八路軍，莫非依舊沒有我賸老胡的活路嗎？

飯也沒吃，水也沒喝，我就翻身又奔瞻榆縣下去啦，我老胡就是這牛脾氣，死也要死個明白，我破上這條命拚了吧！

一見馮政委，我就說：「你們八路撒謊不價？」他看了看我，好像不明白我的話，他說：「怎麼撒謊呢？不撒謊呀！」我說：「你們八路軍哄人不價？」他說：「不哄人呀！你有啥事，趕快說吧！」我說：「你說押老趙頭，官司沒打完，怎麼就把他放啦？」他說：「沒有放！在保安隊裏押着啦。」我說：「保安隊是幹啥的呀？」他說：「就是早頭的那個隊。」我說：「同志哪，你把他押在那裏，不是放在他家炕頭上一個樣嗎？那不就是早頭的大團嗎？那隊長李貴，也是一個大地主呀！他們全通氣，去年冬天，李貴的馬叫胡子拉了去，就是老趙頭追回來的！你說押他，我還沒回到家裏，人家就回到家啦，一樣打官司，我老胡步下行，人家還是騎大馬呀！」馮政委一聽，氣就來了，別看白淨書生，辦事可「沙楞」啦，當下就派人去抓他去了，當天就又過了堂，斷他把毛驢還給我，還斷他給我六千元錢，算賠我牛賠我往齊齊哈爾做勞工，還斷了他半年的徒刑，就在民政科裏押起來了。這回，一直到把錢拿在手裏，心裏才信實啦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我老胡算找着了說理的地方啦，有了出頭露面的一天啦！有了出頭露面的一天啦！

## 九 報仇！清算

一回到屯中，隣居百舍就把我圍上啦，——都是窮人，都給我擔心啊。我雙手把着六千元錢，向大伙說道：「你們大家歇啊，八路軍不來，我老胡能出了這口氣嗎？六千元錢，你們大伙歇啊！」有人問：「八路軍抽了多少頭啊？」我說：「一個也沒抽！八路軍跟咱們窮人是一家人啊！」有人就問：「我們去告狀，八路軍也能給辦嗎？」我說：「只要你們去，一準辦！」可是有的人不信實，他們說，我老胡一定在八路軍裏有朋友。

過了幾天，民政科王同志到我家來啦，我認得他，就是坐在馮政委旁邊寫字的那小伙，南方人，說話嘍哩啞啦的，水樣明的兩隻眼睛滴滴轉，小個不大點，可精神啦。我一把就把他擁炕上啦，趕忙叫屋裏的燒水，他不叫燒，我說：「王同志哪，今天你到我家裏，喝口白開水，也是我老胡的點心意啊。」我們就嘮起來了，他問：「這屯子裏有多少家人啊？」我說：「住對面炕的有的是，屯子不大可有三十多家，窮人沒房住啊。」他問：「窮人有多少啊？」我說：「除了大老財老趙家，就是張小龍他們兩三家子種地的，剩下一概是窮人啊。」他說：「窮人都受老趙家的氣嗎？」我說：「大伙吃他的肉也不解渴啊，都叫他給熊苦啦。」他說：「你能聯絡起大家伙來鬥爭他嗎？」我說：「什麼叫鬥爭啊。」他說：「鬥爭就是大伙開會，有冤伸冤，有仇報仇，貪的臟，吃的賄，都叫他往外吐哪！」我說：「一個大字不識，我不行啊。」他說：「你宣傳呀！」我說：「啥叫宣傳呀？」他說：「宣傳就是給大伙講翻身的道理，大伙聯合起來鬥爭，人多力量大呀。」我就找大伙宣傳去了，我說：「張大



哥，李大兄弟啊，咱們都是祖祖輩輩受人欺負的人呀！這回來了八路軍啦，八路軍給咱們窮人作主呀！有話只管說呀！有仇只管報啊！有八路軍，咱們啥都不用怕呀！」雖說莊稼人心眼慢，腦筋不易開，三說兩說，也就都入了門啦，誰的肚裏沒有苦，誰的心裏不受屈呀！十來天工夫，叫我聯絡起來二十多家，老我胡捎了個信，王同志就來啦，把老趙貴，搞小繩細着，提溜來啦，王同志叫我當主席，我說：「莊稼人明白啥啊，我可當不了官啊。」王同志一聽，就笑起來啦，他說：「主席就是個頭行人，好比莊稼地裏的打頭的，沒有主席，怎麼開會呢？」是啊，人無頭不走，鳥無頭不飛，今天給老趙貴算血賬，千斤的擔子，我老胡也擔啊。

一見老趙貴翻白眼珠子，有些人的頭可插到襟襠裏去啦，吓慣了呀！我反正是紅眼啦，棉襖一脫，就把個宰豬刀拿在手裏了，我說：「老趙貴！你把我害得好苦！今天，你怎麼不威風啦？我的命差點沒喪在你手裏！不害死我你是不甘心呀！幹了些什麼喪良心的事，你說吧，要是你不說呀，今天就是你一刀我一刀呀！」有一個丁世樸，也混在人堆裏，偽滿的時候他當排長，一看我急眼，就來說情啦，他說：「老胡二哥，拉倒吧！何必這麼大火，咱們有理給他說理，不就得啦！」順手我就給了他一杵子，我說：「滾你的蛋！滿洲國的時候你怎麼不來說情啊？」老趙貴一看我真是不容情，真要給他算賬，就吓堆碎啦，衝着王同志就跪下啦，王同志不理他，就又轉過來衝我跪下啦，衆人一看，我瞎老胡比他還威風，氣就壯了，你一言，我一語都張嘴了，有個老周頭，六十多歲啦，拄着拐棍，一邊說一邊哆哆嗦嗦，咬牙切齒，上去就搗了他兩巴掌，原來他的兒媳婦叫他給霸住啦，三年以前，兒子被他送到扎蘭諾爾下了煤窯，一去就沒回來，今天老周頭又是好一頓哭啊。……

## 十 永遠死不了

「砍倒大樹有柴燒」，這句話真不錯！我們屯子土門倒了老趙貴，家家戶戶全好過啦，光好地就是二百多天，這可真是三面地圍着的好地啊，多少年來，咱們窮人種的是冒煙坨、大沙坨，有多少人家連冒煙坨、大沙坨也沒有！肥肉全叫他獨吞啦；家家戶戶都得着了牲口，不管是毛驢，不管是牛，插具換工就都能對付種地啦，永世再不受欺負啦，人們的心裏好樂啊。成立農會，大家一定推我當會長，說是「沒有老胡，咱們大家那能翻身啊！」我說：「雖說講民主，大伙這話說的可不對，咱們全是虧了共產黨啊！」腦筋一天天開化，我也就知道共產黨啦，知道毛主席啦，知道沒有共產黨、毛主席，就沒有窮人翻身啦。沒有共產黨、毛主席我老胡就得永遠受欺負，永遠挨打受氣，永遠是個「瞎月工啊！」

從前我老胡不想活啦，現在我老胡又活不够啦！從前我老胡盼望能是個有地之人，現在我老胡才真是個有地之人啦！

雖說我老胡頭髮白啦，可是我老胡還不老啊，四十多歲，爲窮人翻身，還能造一陣好的啊！燈點的是油，人活的是精神，我瞎老胡的眼睛又一天天亮起來啦，一天到晚嘻嘻哈哈，從前，誰見我笑過？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，想不到啊！

說這話，就來到四月間啦，那天上午，我剛卸了犁杖，跑來了一隊騎兵，塵土冒煙，白馬跑成了黑馬，一個姓白的招呼我，連馬都沒下：「老胡，給我舀水來喝，快！」我們是一道做勞工認得的，八一

五以後，就當了大團，我說：「你們這是幹啥去呀？」他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們給八路反對啦。」我一聽，可就沉不住氣啦，壞啦，馮政委他們沒幾個八呀！心裏這麼想，臉上可沒露出來，我說：「爲啥呀？」他說：「八路來了淨分大戶，我們不要他啦。」我說：「你們這是往那去呀？」他說：「嘎海吐，取聯絡去。」我說：「那該好啦，你們啥時候回來呀？」他說：「你這人真麻煩！快去舀水！」

他們一出屯子，我把馬從犂杖上卸下來，一口水也沒飲，騎上就奔瞻榆縣去啦，馮政委一看見我就說：「老胡，啥急事，看你的臉都不是色啦！」我說：「你別問我啦！你知道你那保安隊幹啥去啦？」他說：「城西起了胡子，打胡子去啦，」我說：「政委啊，你聽我的話吧，他們不是打胡子是勾胡子去啦。」他說：「你聽誰說的？」我說：「在這節谷眼，我還能撒謊嗎？你要信我的話，趕緊去調隊，調隊來跟他們打仗。你要不信我的話，就趕緊走吧，他們人多，地主們全紅眼啦！」急的我話都說不成串啦，馮政委——就是馮安國同志呀，他可是不慌不忙，眉頭一縐，喊了一聲「通訊員！」唰的寫好了一封信，就下命令：「限天黑以前，送到開通城。」轉過身來對我笑了笑說：「老胡，放心，咱們的隊伍馬上就到，窮人的江山鐵打的啊。」我滿口發乾，喝了碗水，我就走了。

馮政委說的結實，可是不放心啊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又去了，是步行去的，剛一進街，槍就響啦，我抬頭一瞅，胡子打西門進來啦，我就往民運部跑，——這時候，民政科就改了民運部啦——沒跑幾步，後邊槍又響啦，子溜子淨往我旁邊鑽，好啊，咱們的隊伍順東門進來啦，一色二大棉襖，一色手榴彈，同志們上的真猛啊，一頓手榴彈，胡子就散花啦，胡子一散，我就跟過去啦，大小衝衝走了個遍，胡子都是本地人，那裏不能藏啊，那個院裏有多少，那個院裏有多少，我都瞅準啦，我就到

民運部去報告，這些可恨的雜種，窮人的對頭，整死他不多啊。……

第二天，屯子裏就有了流言蜚語，說是中央軍來到白眼哈啦，明天就到瞻榆縣，八路跑啦，還有  
的說：『得罪了人家大老財，是該怎整啊？』當天我就到白眼哈探去啦，哪裏有中央軍！純粹是造  
謠！就又到民運部去報告。以後，聽說那裏起了胡子，我老胡就去探，要有人問我是幹啥的，我就說  
是找毛驢，要是再問：『啥樣的毛驢啊？』我就說：『我那個毛驢啊，是黑毛驢，禿尾巴，白眼圈，外  
捺蹄的小叫驢。』馮政委說：『老胡啊，你小心着點，看人家認得你，把你害了。』我說：『政委啊，  
不怕，我死不了，就是死了，我也合適啦。在舊社會裏，地主老財沒能把我整死，現在，我更死不了  
啊，我永遠死不了啦。……』

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於洮南城

## 在包圍中

在邊緣區的鬥爭當中，由於敵情變化迅速，類似捉迷藏的鬥爭，時常發生，在猝然遭遇的情況之下，必須機動才能制勝，但更要緊的却是頑強。

他們九個人，實在不能稱之爲「戰鬥部隊」，其中打過仗的，只有兩個，一個是班長李長青，另一個是王振江。王振江還是不久以前，縣大隊在二道溝打伏擊解放過來的。別的人，都剛剛參加不兩天，有些連軍衣還沒換上哩！從來沒有受過戰鬥訓練。所以，與其說他們是一班戰士，還不如說他們是一夥子僱貧農恰當些。

這回，他們出發的任務，原不過是掩護在邊緣區域活動的工作隊，——在工作隊的前面偵察敵情，沒料想碰上縣大隊的偵察員小劉，可就出了岔頭了。

前一天晚上，他們住在離城二十來里路的趙家窩堡，夜裡臨睡覺了，小劉忽然提議到城裏去走一遭。由於軍事形勢的勝利發展，近兩個月來，縣城也變成了來回拉鋸的地方：敵人怕被包圍殲滅，從死死盤踞變爲常來常往。爲了偵察敵情，小劉和縣大隊的人們，曾經去過不止一次，可是，帶着這批人去，萬一和敵人遭遇了，豈不糟糕！再說，還有那夥子「清剿隊」，地方工作的那群死對頭。小劉

說什麼呢？他說：「有情況，你們頭前瞭，我打掩護，膽和鬼子一般大，還當八路軍？」一句話，把大家截火了！——其實，說句透底話，年青小伙子，一人一匹馬，大長之夜，誰樂意老爬在炕頭上睡懶覺？又已經打了春，夜裏，風吹着人，不說暖和，可也不怎麼冷了。……

李長青是這夥人的主腦，是班長，有心胸，有膽量，雖說遇事能沉着氣，年青人終究還是年青人，撐不住大伙的三推兩搵，——多美的時光呵，大大的月亮，一絲風都沒有！馬喂得飽飽的，在槽頭上啾啾巧叫，真正不住使人心頭發癢。他想：出來就是偵察敵情的，到城裏去看一看究竟有沒有敵人，也對！反正他四條腿，咱也四條腿，人熟地熟，還吃得了虧？——這樣，他們就出發了。

人高興，馬也帶勁，騎上去不用催，就一個跟着一個蹣跚，一搖一擺，越走越穩，越穩越快，像飛似的，人們高興得唱起歌來，二十來里，不大工夫就到了。到城邊打了幾槍，沒動靜，闖進去，大街小巷走了個遍。出城的時候，天已大亮。大伙看到城裏沒敵人，便來了太平觀念，高興勁過去，也疲乏了，騎在馬上，懶洋洋的一步一步慢慢走，左拐右拐，到陳家大院的時候，太陽已經兩三竿子高，是吃過早飯的時候了。再往北十多里，便到了工作隊活動的地區，連李長青也放了心，便決定在這裏喂馬，休息。

陳家大院，是大地主陳小扣的家，爲防胡子，立下這座響窖。秋季攻勢開始，陳小扣舉家遠逃，如今，院子空着，這成群養活牲口的人家，馬槽有的是，一進屯子，他們便奔往這大院。

這地方地勢怪，沒有山，可也不是平地，到處淨溝，淨陵子。就因爲太平觀念，他們出了城，順溝走，也沒着看兩旁的情況，那裏知道他們出西門的時候，敵人就進了東門，多少壞蛋地主跑到城裏

避風，那裏有不跟敵人通氣的？敵人弄清楚了這個情況，便沿路尋了他們來，也許敵人原來就準備着今天到工作隊活動的地區搗亂的，二百多降隊，還配備了一百多中央軍。他們剛剛進院，敵人也就近了這屯子。

最先發現情況的，還是小劉。這傢伙，人小心靈，人家都進院子，他却跑到陵子上去，東張西望一番。這一望，可就叫他望見了，黑壓壓的敵人，已經撒馬搶了上來，（接近屯子，便撒開馬往上搶，原是胡子的老規矩。）跑到院裏通知，已經來不及了，着忙之間他掏出匣子槍來，嘎嘎摟了一槽子，院裏的人們，已經把馬拉上槽，大肚都鬆了，李長青聽得槍響，跑了出去，小劉正發瘋似的，打着馬往這邊跑，老遠看見他，便連聲喊叫「敵人，敵人，快關大門！」他自己却把馬一勒，繞過大院，旋風樣的往北跑下去了。

李長青竄進院子，上氣不接下氣的招呼：「敵人上來了！」宋玉寶正把馬拴上了槽頭，打算到院外去整馬料，兩個人，你來我往不偏不倚正當當的撞了個滿懷！別的人們，正忙着找劍刀的找劍刀，找水桶的找水桶，收拾馬槽的收拾馬槽，一聽見他嚷，都半信半疑的發了個呆，又一看他滿臉通紅，便明白了絕對不是開玩笑，一窩蜂似的奔向槽頭去抓馬，馬棚口小，你爭我搶，馬還沒拉出來，院外劈里乓啦，子溜子便分蜂似的飛起來了。

說什麼吧，反正是糟了糕了，上好大門，李長青算是鬆了一口氣，抹了一把頭上的汗水。人們都發了呆似的對他站着。他發急道：

「還賣呆？快上砲台！快呀！」

人們又一起向大門旁邊，東南角的砲台奔去。他伸手一把，拉着了從他身邊跑過的宋玉寶。宋玉寶這人，三十多歲年紀，一輩子淨扛活，滿臉烏黑，笨頭笨腦，在工作隊不行，才撥到區來當戰士，他看見人家往那裏跑，也往那裏跑，像掉了魂似的，沒想到半道上被人一把扯着了，丈把高的個子差點兒摔了大筋斗！李長青指着東北角的砲台對他說：「宋同志，你上那個去！」宋玉寶把眼睛楞了楞，轉過身來又跑，跑進了東北角砲台。院外，槍已經響成了一個點兒的，王振江上了西南角砲台，徐德明和老杜上了西北角。在戰鬥上，王振江是有經驗的，他的家離這裏不遠，頭年冬天，被國民黨抓兵抓去，既是被抓，家裏當然也是窮人，解放以後，自願參加了區隊。李長青安置好那面，跑過來對他說：「王同志，這是你當兵以來，第一遭給窮人謀利益，別動搖啊。」一聽這話，王振江覺着怪不是味兒，回答道：「班長，姓王的底心是黑是紅，你瞅好啦！」李長青道：「好！王同志！評功會上見！」

夾雜着步槍的聲音，敵人的機關槍老母雞出窠似的叫起來了。把人佈置就緒，李長青前後後轉了個圈，一丈六七尺的院牆，很整壯，不架砲打是不怕，只要大伙能沉着氣，堅決打。他就是感覺到入實在不够支配，九個人，還有兩個十四五歲的小片，其餘的入，也差不多毫無戰鬥經驗，但是，打得了也得打，打不了也得打，除此之外，能有什麼辦法呢？他想起了宋玉寶那慌張的樣子，便走向了東北角。

東北角的砲台蓋的不錯，半腰一層檁木，上面還有頂棚，宋玉寶就在第二層上。李長青爬上去，看見他一隻脚上只穿着襪子，原來是上砲台的時候跑丟了，他完全沒感到腳冷似的，（這還是遍地冰雪的時候。）爬在那裏，一槍接連一槍的往外打。李長青問：「宋同志！敵人在那一面子？」宋玉寶沒



回答，只是回頭看了看，仍然一槍接連一槍的往外打。李長青從砲台眼裏，往外看了看，只聽見打槍，看不見敵人，湊過去，推了推他的肩膀，又問：「敵人在那面？」宋玉寶道：「外面！」看見宋玉寶兩眼發直的樣子，李長青道：「別怕，宋同志，他在外邊，咱們在裏面，這砲台，小砲也打不壞！」宋玉寶這才開口，他問道：「敵人快退了吧？」李長青道：「好好打，他熬不過咱們。沉着氣，別老打空槍，節省子彈要緊。」宋玉寶點了點頭。

他們瞅着的這個砲眼，正對大門外的場園，場園裏邊是柴火堆，場園週遭是土平房，——那都是小戶住的，再離得遠些的土平房頂上冒着烟，李長青想道：「雜種們做飯吃哩！」同時感覺到自己的肚子有些空了。他光聽得槍響，不着敵人，只見遠處，靠屯邊上敵人的院落裏，有些帶鞍子的馬匹，他想試試自己的衝鋒槍，就照着那裏打了一梭子。宋玉寶道：「房後，柴堆後，滿滿的！嗷嗷呼呼上了好幾次，都叫我打窩脖了！一打他們就蹶，要不蹶啊，準叫我穿着幾個！一會不打槍，他們就往上上！」李長青道：「對！露頭就打！只要叫他們貼不了邊，啥也不怕！打仗這玩意兒，就要一個堅決性，一個沉着，只要咱們不動搖，他三天三夜也打不進來！」停了一停，他又說：「可不能讓他們進來，死也不能讓他們進來，這些地主壞蛋，抓着咱們窮棒子還有好！」宋玉寶道：「對！我也就合計這個了。」

正說着，砲台口鑽進來一個人，臉色灰白，帽子歪在一邊。仔細一瞅，是徐德明。他一進來就說：「班長！老杜……犧牲啦！」

李長青像頭上挨了一棍似的，一時沒明白他說的是什麼。徐德明比較大聲的重覆道：「老杜死

啦！犧牲啦！」

李長青的身子搖幌了一下，隨即問道：「現在，你們那個砲台誰守着？」

徐德明道：「沒人啦！」

「見你的鬼！」李長青吼了一聲，從第二層上呼的跳了下來，那邊，槍聲正緊。

敵人打一陣歇一陣，一邊放槍，一邊虛張聲勢。東邊嚷「西邊進去啦」，西邊嚷「東邊進去啦」，亂吵吵一個點兒的，一會招呼豎梯子，一會又招呼燒大門，李長青四個角上來回跑，口中發乾，汗水滴滴直流。敵人的進攻鬆下來的時候，他在徐德明守着的那個砲台上坐下來，老杜的屍首就在他腳邊爬着，兩臂張開，從鼻子裏流出的血，已經乾了，身上穿着的，仍是前幾天參加時，從家裏帶來的，那件又破又舊的小棉襖。李長青記得很清楚，當時政委問他爲什麼參加，他說爲着窮人翻身。李長青心裏難過了一陣子，抬起頭來對徐德明說道：「徐同志，老杜是咱們好同志啊。犧牲的時候，說什麼來沒有？」徐德明道：「沒有。他犧牲以前，敵人上的猛的那陣，他對我說：『當兵就是爲的打仗，活是八路軍的人，死是八路軍的鬼，爲人一世，掙的就是這份名譽。』……」李長青伸手抹了抹眼淚說：「好！好樣的！徐同志，你有這份決心沒有？」徐德明猶豫了一下，話還沒有說出口來，李長青便道：「徐同志，你要知道，窮人翻身，不是簡單事情！能爲革命犧牲，是我們最大的光榮！」

槍聲時緊時鬆，太陽已經偏西，敵人却仍然沒有後退的模樣。李長青忽然聽得院外有人招呼，說是：

「八路軍！別打手榴彈！我是老百姓。人家中央軍叫給你們說：別打啦，你們人少，打也沒用。」

人家說：繳槍留命！再不繳槍，人家要打砲了！」

徐德明說：「你聽！」李長青把眼一楞道：「聽什麼聽？揍他！」敵人喊話到他耳裏，真是火上澆油一般。他咬咬牙站起身來，喊道：

「你露一露，我瞅瞅，是不是真老百姓！」

一垛土牆後面，有個人把頭猛一露，李長青「叭」就是一槍，一槍打的再也不念聲了。他回頭對徐德明說：「哼，敵人沒咒念，使出花招來了。」徐德明道：「敵人不退，子子打沒了怎整？」李長青想了想說：「不要緊，縣大隊快來了。」徐德明道：「縣大隊在幾十里以外，連信都不知道，怎麼能來？」李長青道：「怎麼不能來？能來。」徐德明還想再問，李長青斬釘截鐵的說：「縣大隊來也得打，不來也得打！你是窮人，你是地主？徐同志！」徐德明回答道：「窮人。」李長青又問：「院外是什麼人？」徐德明想了想說：「地主。」李長青道：「這不得啦！水火能相容嗎？他們進來，能有咱們的好嗎？你要好好想想，徐同志！」徐德明臉一紅，把頭低了下去。

沒過大會兒，敵人果然打起砲來，這是誰也想不到的，他們那裏知道，二百多「清剿隊」還配着一百多中央軍呢！

敵人打的是迫擊砲，砲彈落進院裏，發出霹靂一般的響聲，塵土彌漫，石子土塊到處亂飛，散開的馬匹，東西奔跑，弄得一切都混亂了，同時槍聲四起，比前一陣子更激烈。射擊稍微一停，他便向受轟擊最厲害的東北角砲台跑去。

東北砲台的小門，被砲彈從牆上震落的土堵住了一半，砲台的一角，打塌了，他還沒有把身子完

全鑽進砲台之前，便大聲的叫了聲，「宋同志！」宋玉寶沒回答。他想：糟了！準備性了！鑽進去，仰起臉來一看，宋玉寶在第二層上，正兩腿夾着槍，裂着咀撒大拴哩，滿頭滿臉都是土。他又招呼一聲，宋玉寶才發現他進來了，用手使勁把槍一拍，就道：「這不折奪啦！」

李長青道：「怎麼的？」

宋玉寶道：「貼亮啦，大拴拉不開啦！」

李長青道：「那能呢？嶄新的美式，那能貼亮！」

到第二層去，做梯子用的，是一根粗樹叉子，李長青滑了幾次才爬上去，拿過槍一瞅，原來不知怎的他把保險機弄死了。宋玉寶問道：「班長，他們打的啥玩意兒，這麼響？」李長青順口答道：「槍榴彈。」他又問：「什麼槍榴彈？」李長青道：「怎麼？你怕嗎？」他說：「該不怕！挨上還有命？」李長青道：「這玩意兒就是動靜大，沒啥尿，落不到頭上沒事！」他說：「不準吧，砲台都造掉了一角子。」李長青道：「我還騙你！這玩意兒，打硬不打軟，專門破壞工事的！」宋玉寶忽然兩眼一定，把李長青一拉說：「又來啦！」一面說着，他已經縱身跳到底層去了，接着，便是猛烈的一聲爆炸，只覺得砲台一跳，爆炸過後，他又爬了上來，李長青說：「怎的？你老這麼跳上跳下嗎？」他沒回答，想一想，忽然笑了，說：「來，班長你看，叫我打着一個！」從砲台眼裏，李長青一瞅，果然有一個人躺在離砲台七八步的地方，這傢伙是個大高個，脖子裏圍着條整狐狸皮。李長青一看，喜歡的了不得，把大姆指一豎說：

「宋同志，我贊成你！你振奮起來啦！」

宋玉寶道：「班長！你給他們說去，就說我打着了一個！再來我還打！」他又接着說：「就是才打砲那陣，我瞅着子子不多了，半天沒放槍，這小子，端着機槍上來了，後面還跟着四五個！我瞅準，一槍就放倒那裏了！那幾個，張跟斗打把式的就瞭，剛才還來求了回屍首，又叫我打跑了。再來，我還打！」

他說得很興奮。

李長青道：「對！來你就打，多打兩個。」他瞅着宋玉寶和戰鬥開始的時候，大不相同了。李長青離開這個砲台的時候，宋玉寶說：「我這裏頂着，你們走，可別拉下我啊。」李長青道：「咱們不能同生能同死，你放心就是。」

到西面，他上了王振江的砲台。問王振江：「這邊怎樣：能頂着吧？」王振江道：「眼時沒問題，就怕天一黑，人家往上摸。」

李長青道：「就盼天黑，天黑了我就有辦法。」

王振江道：「往外衝？」

李長青搖了搖頭。

王振江道：「除了衝以外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李長青道：「衝不行，咱們人太少。我想來想去，只有這麼辦：把棉衣翻穿着，把綁帶結起來，你們從牆上墜下去，偷過敵人的包圍圈，我掩護你們。」

王振江道：「那你怎麼辦呢？」

李長青道：「我有辦法。」

王振江問：「什麼辦法？」

李長青道：「這還用問？走得了就走，走不了就和敵人拚到底！」

王振江不禁一抖，他說：

「不行，班長！那不行！要活大伙都活，要死大伙都死，決意不能留你一個人！」

李長青道：「這說的是什麼話？我是共產黨員，又是你們的班長，今天遭遇這個戰鬥，原該我負責任，當然是我掩護你們走。王同志！你戰鬥上有經驗，只要能把同志們帶出去，我犧牲了也值得。你想，除此之外，能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們的人這樣少，縣大隊又不知道在那裏！」

王振江道：「不管怎的，都不能那麼辦，班長，勢逼無奈，我打掩護！」

敵人的砲停止了射擊，槍聲也忽然轉換了方向，這情況，兩個人都同時注意到了。西北砲台上的徐德明揮着胳膊叫道：

「班長！班長！來軍隊啦！北陵子上來了軍隊！」李長青急問：

「什麼服裝？」——同時，他心裏想：莫非真是縣大隊來了？說不定看錯了吧？再是敵人，可就糟了……徐德明答道：

「像是灰的！」

「看清了麼？」

「對，看清啦，是灰的。」

這一喜非同小可！他一連聲喊：「不要往北邊打槍啊，咱們的縣大隊來啦！」一邊就往北邊砲台上跑。

真的！一點不差，來的正是縣大隊！偵察員小劉，在敵人包圍上來的時候，不是往北跑下去了嗎？他獅子滾繡球般，一氣蹙了十來里，才稍稍喘了口氣，心裏想道：「糟了，通咕出亂子來了，那些人不死，也得活抱了去！」腿一夾，嚼子一提，就又撓起來，頭上淌汗，嘴裏招呼：「鬼紅，鬼紅，快跑呀，找咱們縣大隊來救同志們……！」他緊緊的抱着鞍子，只聽得風在耳邊嗚嗚的響。

他們上到陵子上的時候，便是老徐他們發現陵子上來了部隊的時候，李長青跑上西北砲台的時候，隊伍已經從陵子上衝下來了。站在砲台上，李長青看見那散散落落，整整齊齊，梅花點似的三三制隊形，迅速的往屯子接近，心頭一陣狂喜，掏出口笛，拚命的吹。這時，南面砲台上的人們，都跑到了北面砲台上來，大伙忘記了子彈的飛舞，一個個把腰挺直，露出頭去，眼巴巴的望着北面，喜歡得直搓手指頭。

李長青看見在衝鋒的隊伍前面，迎着敵人的射擊，腰也不彎的跑着三個人，其中一個是細高身材，太陽映照着，解開懷的白裹子大衣一閃又一閃。他叫道：

「你們看呀！灰大衣，白裹子，頭前跑的不是大隊長是誰呀？」

三個人當中，有一個倒下去了，人們不約而同的驚叫一聲，接着，跌倒的又爬起來，繼續跑，他們看清楚，那是小劉。

敵人開始潰亂了。從各個院子裏各個衝口向外跑，腿快的已經出了屯子，李長青大叫一聲「打

呀！」便端起了衝鋒槍，傾身伏在壕口上，發狂也似的掃射起來，至於別人怎樣，他已經完全不注意了。

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於哈爾濱



## 平安家信

三年前，正當高粱遍地紅的時候，老李頭的兒子參軍去了，自打走後，不見消息。

他們家裏，原起就只有兩口人，一個是他，再一個就是他這個獨生的兒子，自打兒子參軍走後，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。

一個人的日子，是不容易過的：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，加以又上了幾歲年紀，——五十來歲的人，照實說來，雖然並不算老，只因年青的時候，幹活落下個傷癰底，如今，天氣一涼，便咳兒喘的喘不上來氣來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老李頭的思子之情，當然是日甚一日的，想來想去，便不免傷心，因此上，常對左右的鄰居說道：「沒指望，我沒啥指望，不像你們守兒靠女，我一個咳嗽喘啦的，老頭子，有啥指望？」

61 老李頭把兒子撫養成成人，種種的苦處艱難，除非他自己誰能知道？孩子才兩歲，他媽就死了，白天說好說歹，把孩子寄放在鄰居家裏，自己給人家去做工，下晚回到家，把孩子抱在手裏，孩子哭；

夜裏，睡覺了，把孩子摟在懷裏，孩子還是哭。從天黑哭到天亮，從太陽落哭到太陽出，老爺們沒有奶，孩子餓啊。這麼的，孩子瘦了，大人也瘦了；這麼的，當爹的還是得沒死沒活沒黑沒明的給人家去幹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在革命以前的舊社會裏，人窮沒治，你不扛活，就得餓死！在沒人知曉的深夜裏，老李頭抹去了多少把遭難的淚啊。

他痛愛自己的孩子，把孩子當作寶貝，不只是因為他只有這一個孩子，而且因為他這個孩子從小就伶俐，雖說唸過二年書，可仍然能吃苦；他指望着孩子長大了，能成家立業，為父養老，他萬沒想到孩子剛剛成人，却去參加解放軍了。

他永遠忘不了兒子離家時那天的情景，自從城裏到了解放軍以後，兒子就神不守舍似的，老不着家，他忍住一肚子惡氣對他說道：

「李大明啊，秋收忙月，你就光這樣蹣跚蹣跚，不興下地做個工夫，掙細柴火掙升米什麼的？人家家家裏有男有女，咱爺們不蹲灶火坑，飯可是不能熟啊。」

沒想到，在父親面前，歷來一句反口話不說的兒子，這回竟說出以下的話來：

「爹，我把實底話對你說了吧，就憑咱們這份日子，別說你一個兒子好好幹，就是你兩個兒子好好幹，你老也是享不了福啊，這個我算看透啦！」

兒子雙手抱着頭，說到這裏住了口。老李頭一怔，着了慌：近日來，聽說有不少年青人，在八路軍補了名，莫非自己的兒子也有外心了？他又是急，又是氣的喝道：

「媽巴子，不幹活你想怎的？要上天啦！」

他雖是滿臉通紅，兒子却一動不動，只是把頭一抬，說了箇簡單單一句話：

「我想參加。」

啊，果真是這麼回事！老李頭炸了！蹦三尺高，順手抄起來根扒火棍：

「雜種！你愛幹啥幹啥，養你養出孽來啦！」

一邊說着，擰頭便打，第二棍子沒舉起來，兒子已經扭轉身子竄出去了。

兒子竄出去，老李頭喘了一陣粗氣之後，心裏就非常後悔起來。他想到：何苦來的！兒子說錯句話，就給他那麼大的過不去。可是，兒子的話，究不知是真是假，問又沒問處，心中懊惱，摸把鐵刀，就下地了。在地裏，一邊揀着爛柴火、高粱穗，一邊犯尋思，迷迷糊糊，不知過了多大時候，忽聽身背後喇喇喇一陣脚步声，回頭一看，是自己的兒子走來了，胳膊下夾着個行李捲。什麼全明白了！老李頭撲登一聲就坐在了地上。

兒子走到父親面前，說道：

「爹呀，我參加啦，在團長跟前上的名。這隊伍，可好啦，不打不罵，當官的不興壓迫當兵的！」

老李頭的心冷啦，半天才緩過一口氣來，說道：

「孩子，要不，我說，你別去啦，我到團長那裏，求求……。」

兒子說：「爹，你不用費那個事啦，早晚我也是得參加，你指望叫我像你、像我爺爺那樣給人家幹一輩子，那算辦不到啊。如今是咱們自己的國家啦，咱們怎麼還不幹呢？」

老李頭問：「孩子，你補的是啥隊啊？」

兒子說：「山東大隊，一會隊伍就過來，往北開，我就跟上他們走啦。」

老李頭低着頭，沒說話。

兒子又說：「爹，你老別難過，參加是好事，將來你就明白啦。軍隊上發被，用不着咱們家的，這二百七十元工夫錢，也給你老擦下吧。」

老李頭低着頭，仍舊不說話，心裏想：兒子說的不是全沒理，受窮受氣，在家能有啥意思？攔，攔不住，去就去吧。再說，已經補了名，不去也是不行了，就說道：

「中啦，錢，你給我擦下一百元吧，八路軍不掙錢，剩下的，你帶着買煙吸。」

正說着，東邊電道上，大隊便過來了，半里長的隊伍，一色灰軍裝，旁邊走着幾匹馬。兒子說：「爹，你老在家吧。」回轉頭去就走。老李頭說：「大明，慢走，爹送你。」

爺倆相跟來到電道旁，隊伍已到跟前了，正遇着那幾個騎馬的，頭前走的是匹紅馬，後面的人，都揣着匣子。紅馬上那個入，個子不大，白淨臉皮，穿着身半舊不新灰軍裝，一點也不顯得威武，他打量了幾眼：看樣子是個官，看樣子又不是個官，那人看見他爺倆站在路旁，便勒着馬笑道：

「小夥子，你真參加啊，我以爲你不來了哩！」

李大明用胳膊拐拐他父親道：「這是團長。」

老李頭慌忙後退一步，就鞠躬。團長一見，輕快跳下馬來，連連招呼：

「老大爺，老大爺，可不放這樣子！」問李大明：「這是你父親？」李大明說是。

團長說：「老大爺，你兒子參加，你願意嗎？」

老李頭看看兒子，沒說話。

團長說：「要不願意，你可以把他留下。」

這真是出乎老李頭的意料之外啊，可是，不等得他說話，兒子却搶先開口了：

「他不願意，我也是得去啊，你們頭前走，後尾我也得攆了去！」

老李頭一看，這實在是留不住啦，便說：

「團長，莊稼孩子，不懂啥，有不對處，高看一眼，我就蒙情不過啦。」

團長剛一露笑，馬上的，馬下的，齊聲說道：「老大爺，放心吧！」「老大爺，你放心好啦！」

也有說「你老望安」的，一片火熱。老李頭心中一酸，說：

「孩子，走了可給爹往家來信啊。」

一邊說着，一邊又把那一百元掏出來，塞在兒子衣兜裏，兒子就隨着大隊，順着一眼看不到頭的

電道，往北去了。

## 二

三個年頭過去了，時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！爲了兒子，老李頭又是多少夜沒睡好覺啊！

兒子走後沒多久，「中央」軍便打過來了，自從「滿洲國」倒台子，誰都以爲熬出了頭，不料「中央」軍一來，天天抓兵、派款，遍地胡子、降隊，更把老百姓打進十八層地獄，人人盼望八路軍，可

是，心裏都想：『八路軍，算是完了……』老李頭的痛苦，更是不必再說。

三個月頭過去了，如今又到了高粱遍地紅的時候！

如今又到了高粱遍地紅的時候，不過今年高粱紅，和已往任何一年高粱紅全不一樣，解放軍反攻過來，窮人翻身，家家戶戶全得好了，人們的心，都像鮮花盛開一般！只是老李頭心裏，仍然有着破不開的憂愁。

是因爲他沒分着房子、分着地嗎？不！他分着了間半乾乾淨淨的土平房，分着了兩垧三畝上好地。那地呀，是塊白糖乳土不高不窪的向陽山坡地。按道理，父子二人，只能攤到一垧八，上繩一拉，囫圇一塊是兩垧三，大夥說：『老李頭是軍屬，咱們翻身，人家有功勞，七零八碎，撥也不好撥，就優待了他吧。』幾輩子淨受人家指使了，那裏料想過能有這一天！自從分地以後，老李頭起早攤黑，左剷一遍，右剷一遍，上秋來，高粱穗子有掃帚大，高粱棵子有鷄蛋粗，在地邊上走過的人們說：『這地，真趕上聚寶盆啦！』老李頭一笑說：『這是我兒子給我掙的。』這一笑，一方面是高興，一方面却想道：『二三年，音訊全無，這孩子，沒盼望了。』

誰能想到呢？就在老李頭覺得沒有盼望了的時候，李大明却來信了。信是這樣寫的：

父親：

自我離家，已滿三年，革命形勢發生了多大的變化！咱們地方已經解放，咱們家裏也一定翻身分地了，你老人家一定很高興的，現在，兒在齊齊哈爾軍政大學學習，身體健康，一切都好，

萬請父親不必掛念。也不要就悞莊稼前來看望，革命成功，父子團聚也不爲晚。

祝大人健康

敬禮

兒 李大明八月七日

兒子來信了，是做夢嗎？

「盼了三年盼來一封信，口口聲聲還不叫我去看他！別說畢業，到天邊我也是得找了去啊！」  
 一想之下，老李頭就拿定了主意，沒過幾天，就已經站在軍政大學的門口了。站崗的同志一聽，是軍屬來看自己的兒子來了，立刻滿臉堆笑說道：「老爺子，辛苦啦！」

一點不錯，老李頭實在是辛苦啦，他自從接到兒子的信，急得心裏就像着火一般，一路上，不吃飯，光喝水，火車跑起來都嫌慢，恨不得一步趕到。

現在，他站在軍政大學的門口了，在他面前，是一座一座、整整齊齊、一排一兩里路遠的嶄新洋樓，樹木發綠、洋樓泛紅，——自己的兒子就在這裏邊上學呀！老李頭的心裏立刻就亮堂起來了。

在傳達室裏，同志們給他查着了兒子的名字，並且告訴他，李大明還是一個幹部哩。

這洋樓在外面瞅着漂亮，到裏頭瞅着更漂亮！角角落落，明光爭亮。人們領着他，來到兒子住的地方，可是，兒子不在家，出發打野外還沒回來。幾天來的勞頓，幾千里路的辛苦，同志們招呼他吃過飯，老李頭心中一寬，一頭躺倒就睡着了。

睡着以後，老李頭做了一個夢。

他夢見自己挑着一根扁擔，扁擔兩頭是兩個簸籬，一個簸籬裏盛着的是破褲子爛襖和個破行李捲，一個簸籬裏是口小鍋和些筷子碗。黃昏的時候，在一個大草甸子裏行走，他的前面，一蹶一跳的跑着兒子李大明，李大明才不過十多歲光景，肩膀上扛着張鋤頭，跑一跑，就停下來等等他，並且不住的回過頭來問他：「爹，你累嗎？」他笑着說：「不，我不累，甸子裏有的是野牲口，天黑啦，咱爺倆個快走吧。」孩子說：「爹，不怕，有狼也不怕，咱們有鋤頭，打牠！」老李頭問：「你能給爹打狼嗎？」孩子說：「能！」他問孩子：「大明啊，你說咱爺倆這是往那去呢？」孩子說：「回下荒塢。」老李頭說：「孩子，回下荒塢人家可是恥笑咱們啊！說是：看！老李當家的到北大荒去沒發財，回來一條扁擔一個人，把老婆子也喪到那裏了。」孩子說：「爹，你別心裏不好受，待我長大了的。」「你長大了幹啥？」「待我長大了的。」「什麼……」「我長大了的。」「啊……？」

到這裏，老李頭的夢就亂起來了，一會他又夢見大雨快來了，自己趕着輛車，在草甸子裏軋軋軋的跑；一會他又夢見給東家要工錢，吵架。

老李頭在做夢——不，這不是夢！這是他一輩子都壓在心裏的痛苦事！只是在他屋裏的死的時候，孩子沒有他夢見的這樣大，當然也說不出來這些話，他一個人，悶着頭，千遍又萬遍的尋思罷了。夢還沒做完，就被人一推，醒來了。



老李頭被人一推醒來了，他面前站着一個人，穿着身草綠軍裝，繫着條杏黃皮帶，膀闊腰圓，紅光滿面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大眼。老李頭折起身來，一句話還沒出口，眼淚可就嘩嘩的流出來了。——不用問，就知道這原是他的兒子李大明啊！

兒子說：「爹啊，你哭啥呢？」

老李頭，眼淚像小河一樣，還只是哭。

兒子說：「爹，你看我不是很好嗎？你有啥難過的呢？」

老李頭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瞅瞅兒子，還是哭。

這時，忽聽得門外一陣腳步響，門開了，三四個人，一道走了進來，有高有矮，穿的戴的，和兒子一模一樣，一進來，便連說帶笑，「老爺子，辛……」幾個人，話剛出口就噙了回去，因為看見老李頭滿臉是淚，順着鬍子，滴滴打打往下流。老李頭趕忙伸手去擦，已經來不及了！大家一時沒摸着頭腦，尋思一定怨李大明，便批評他，李大明道：「那是我的過！啥都沒說，好模好樣就哭起來了。」

大伙這才恍然大悟，連忙一起陪笑道：「是這麼的啊！幾年不見，免不了悲喜交集，人之常情，沒什麼，沒什麼。」

接着大伙就問：吃過飯沒有？走了幾天？家裏的情形怎樣？老李頭一一告訴，親親熱熱的嘮了很大會子才散。

夜深人靜，老李頭覺得，這是可以和兒子嘮知心嗑的時候了，他說道：

「孩子呀，自你兩歲上，你媽就死啦，死去活來，把你養大，怕你受罪，供你唸書，這倒是好，到老來只落得孤身一人。你說我苦，你說我歎，你知道我多難啊……。」

兒子說：「爹，有啥難處，你說吧。」

老李頭本來滿肚子委屈，要見了兒子好好表一表的，沒料想叫兒子一句話給問着了。

你看！他究竟有啥難處呢？翻身以前，當然不能說啦，可是現在，要說吃，家裏分兩垧三畝，每垧能打四石糧的上好地；要說穿，三兩石糧足夠了；要說住，分了間半土平房；要說用，有糧還怕賣不出來錢？他究竟有啥難處呢？只不過眼睛睜不見兒子，想兒子罷了。

兒子說：「爹，別人思想不開，咱爺們可不應該思想不開呀！我爺爺給人家扛了多少年大活？你給人家扛了多少個大活？不革命，你說咱們有活路嗎？」

老李頭道：「你說這話我明白：你爺給人家扛了二十七個，我給人家扛了三十一個，革命當然是好啊。」

兒子說：「兩輩子光整活扛了五十八個，種了多少地？打了多少糧？咱們落下了個啥？一間房子？一畝地？還是大年三十吃過一頓白麵餃子？我爺爺死，一領破被捲出去，我媽死，一口破櫃擡出去，不難嗎？」

兒子提說這個，過去的事又重新回到他的眼前了，思想起來，怎不傷情？

他說：「孩子，過去的事，別說了吧。」

兒子說：「爹，過去的事，怎麼能忘記呢？翻身沒幾天，咱們就把過去的事忘了嗎？要不把大地

主打倒，把反動派消滅，還得像過去一個樣啊，爹，你明白嗎？」

他說：「別的沒啥，我思想裏，就是惦記你啊。」

兒子說：「你惦記我幹啥呢？來到這裏，不是看見了嗎？我有啥叫你惦記的呢？」

他問兒子什麼時候能回家，兒子說革命成功就回家；他問兒子革命啥時候能成功，兒子說快啦；他問兒子畢業以後往那去，兒子回答服從分配，他還往下問：今後不上前方打仗？兒子有點不耐煩了，說道：「爹，說來說去，你還沒有思想開呀！要不上前方去打，革命能成功嗎？」停了一停，又說：「打仗沒啥，革命三年，打的仗，沒有數啦，現在打仗更不比早先，早先是人拚人，現在是架砲排啊。」

老李頭思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麼說吧，孩子，你說爹思想不開，爹的思想，就算開啦！思想起過去的事，不革命，沒有活路，碰上這個時代別說你們，就是我年青，也得幹啊！看見你，我也就是放了心了，沒啥別的說了，反正你往家勤郵信吧。」

#### 四

老李頭守着兒子，待了整整一十三天，因為惦記地裏的莊稼，才高高興興的回來了。回家沒多久，就又接到了兒子的信。

父親：

革命成功的日子快到了！上級答覆了我的要求，允許我隨大軍南下作戰。我現在和你看見我的時候一樣，在革命的大家庭裏永遠是健康、高興！行軍急速，話不多叙，希望父親保重身體。

敬禮：

兒 李大明九月二十三日

信是從西屯捎來的，人們哄嚷着這兩天西電道上，擰繩一樣的過部隊，原來自己的兒子也來了。

聽完了信，他把手一拍說道：

「這孩子，也真是個玩意兒，到底又躡到前方來了！」不久之後，在本村的擴兵會議上，老李頭對一些老年人說道：

「誰的孩子不是父母養，誰的孩子不是連心肉？當爹媽的，誰不疼兒愛女？咱們的眼光都短啊，如今的八路軍可不比早先啦。咱們也得想想，八路軍打關裏才過來的時候，赤脚打片，十冬臘月還穿單鞋，人家爲的是個啥？人家家裏，不是也有老人惦記嗎？不吃苦中苦，難得甜上甜，反動派好比一堵牆，老百姓就好比一汪水，泡也把他泡倒了，眼看革命快成功啦，你們怎麼還不掙份光榮呢？」有人說，這次參加，不比往常，準進關，老李頭道：「進關怕啥？小燕展翅還飛三千里哩，革命成功，坐上火車不就回來嗎？」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於南崗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0 2299B

~~0044616~~



基 本 群 衆

1949.5.初版 哈.70.00

~~1656561~~ 元